



# 子生双的威挪



挪威的雙生子 (雙生子叢書) 漢景士著 趙蘊華譯  
(一九四〇) 一二八面 五角五分

本書是一本興味濃厚的書，書中是說些關於挪威一個農夫家裏的生活情形，充滿冒險風味，文字也很明暢，適宜於十歲至十四歲孩童的閱讀。

**The Norwegian Twins, (Twins Series) by Lucy Fitch Perkins, tr. by Chao Yun hua (1940) 128 pp. .55**

This is an interesting book, full of adventure told against the homely details of everyday life in Norway. It is well illustrated. Good for children 10-14 years of age.

(40,000)

---

### 本叢書已出版以下幾冊

荷蘭的雙生子	二 角
瑞士的雙生子	五角五分
挪威的雙生子	五角五分

#### Twins series already published

The Dutch Twins	.20
The Swiss Twins	.55
The Norwegian Twins	55

漢景士著

挪威的雙生子

廣學會出版



# 挪威的雙生子 目錄

小引	二一四
一 克里坪農場	一
二 唐美特	一一
三 貴得和阿米	三〇
四 到老安得家去	三八
五 老安得	四七
六 起程回家	六一

目錄

一



七	迷失在森林中	六七
八	孩子們到那裏去了	七八
九	帶着狼皮回家	八九
十	獵狼	九五
十一	打獵的經過	一〇三
十二	養小狼	一一一
十三	山上的牧場	一二八





## 小引

挪威是一個有大山峻嶺的國家，山頂上有整年不融化的冰雪，並且靠近海；陸上的大山趨入海洋，洋裏的水，又流入陸地，這樣犬牙相錯，便成功許多長狹迴旋的海道，叫做峽江。峽江之內，海島和陸地之間，水波平靜，便是大好的漁場。

挪威的房子多半是木頭造的，有一間大的住屋，廚房也包括在內；住屋附近便是其它各種房子，如雞棚、豬圈、倉庫等。其中最大的一間是冬天關牲畜的欄屋，形長而矮，屋頂是石片或樹皮所結成，屋的上部，用來貯藏乾草，其功用正和一牀被窩一般，可以保持下面畜欄的溫暖。食物的倉庫，都用柱子支着，高離地面，以防潮溼；倉下便是放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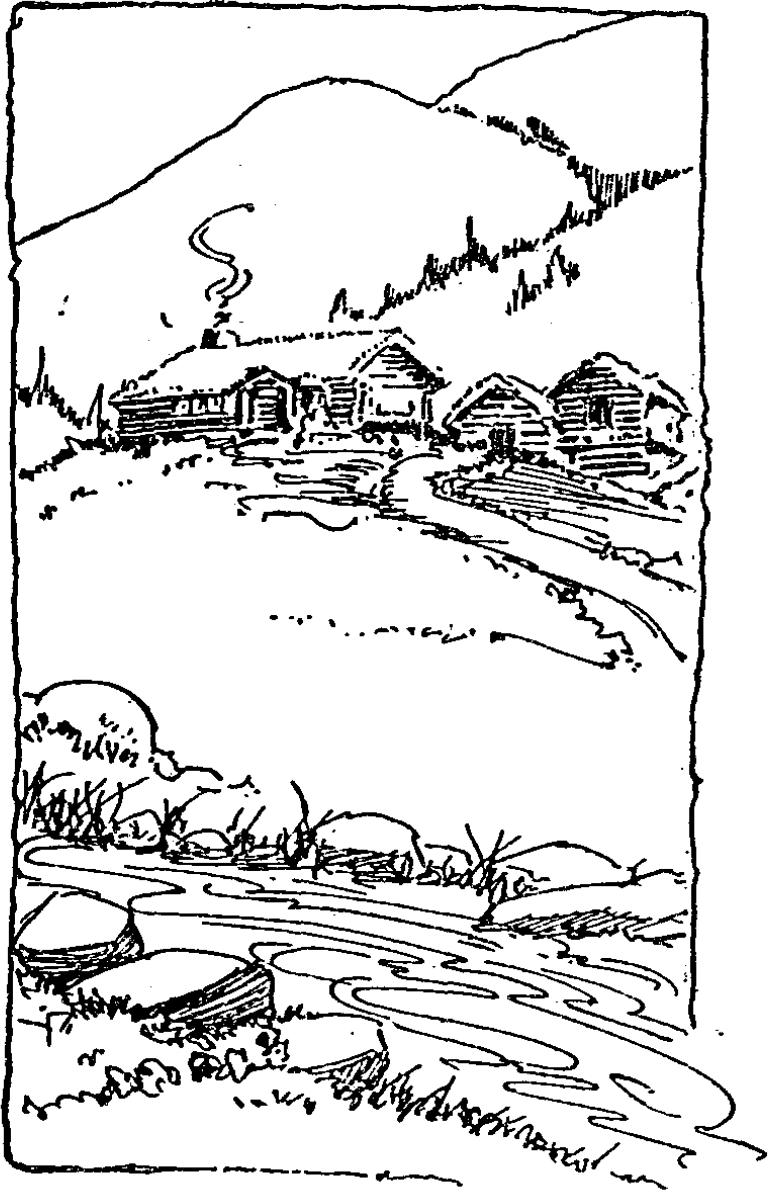
輛約地方。

在挪威境內也有高原牧場，所以夏天到時，他們就帶着牲畜，到山上去放牧些時，這樣，冬天就可以產生多量的羊毛來織衣服、帽子、襪子穿用。

在很久以前，那時候，世界上還沒有電燈、電話、和汽車。有一位李斯特拉耳先生，住在挪威境內的克里平農場上。和他同住的有他的妻子，和他們的雙生子以里克和以利沙，阿米（他們的貓），貴得（他們的看羊狗），此外，還有唐美特。自然世界上是沒有唐美特的；不過在那個時候，挪威的人民十分相信，在每一份人家裏都住着這種小妖。他們還相信只要每天拿食物祭唐美特，牠就會使闔家安康快樂；不過有時唐美特也很喜歡惡作劇的，所以以利沙和以里克很害怕，在黑暗的地方，

唐美特會抓他們的腳跟的。

在這本故事裏，告訴你們關於挪威的一個農夫家裏的生活，我想你們看了後，或許也喜歡住在這樣一座高山邊上的小木屋裏，是不是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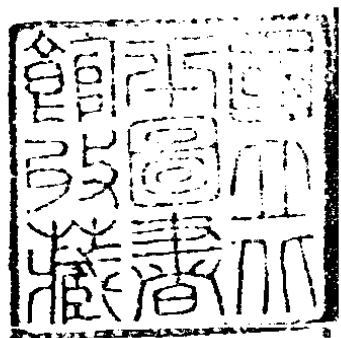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挪威的雙生子

## 一 克里坪農場

從前，一個十月天氣的下午，以利克和以利沙被派到屋子（一所建築在山邊上的農夫住宅）外邊去拾地上金黃色的落葉。這是每年秋天他倆的例行公事。把落葉收起來替毛茸、銀角——他們的兩隻牛——和根萊——他們的老灰色馬——預備舒服的牀。他們從穀倉裏拿出了耙和一個大柳條籃子，擺在一條穿過克里坪農場的溪邊。

這溪是孩子們最喜歡遊玩的地方，溪中的水，從屋子後面的松樹林裏翻騰出來，經過岩石和小白石子時，迸出美麗的水花，最後流入下面的峽江上。整個夏天這兩個孩子都赤了腳，在蔭涼處玩耍或深池塘裏釣魚。他





們在隄的旁邊用石子圍成一個小塘，上面擺着一輪水車，水流下來時，能使輪子不住的轉動。

他們將籃子擺在溪旁邊，未使水車轉動以前，以利克先向池塘裏望了一下。

「以利沙！看這裏！」他叫着，『小河邊結冰啦！這池塘也就要凍起來了，啊！我真希望它能凍得厚一些，面積大一些，那我們就可以在上面滑冰了。』

以利沙站在他身邊，彎着身子往下看，真的，附在岸旁枯草莖以蘇

苔上有小薄冰塊，她摘了一片捲縮的乾葉子，丟在上面，好像一隻小船似的漂在湖上，微風掠過時，將樹葉從岸旁帶到中央，然後很快的順着水流下去看不見了。

「總有一天，」以利克說，「等我稍微長大些的時候，我就要坐了船航行到很遠的地方去；我要坐一隻很大的船，或者爸——這是他們對父親的稱呼——明年到北方去釣魚的時候，會帶我同去的。」

他也送了一隻樹葉子作的船，放入水中，接着又是一隻，一起都不見了。「我們想想看，」他說，「或者有一片葉子一直流到海裏，然後到一個有海盜住在洞裏的海島上，裏面一定藏着許多珍寶及希奇的東西。」

「唷！」以利沙戰慄着說，「我可不願坐船出去找這樣的一個島，我情願和爸、媽住在家裏。」

「爸會帶我去，」以利克說，「或許我們遇不見這樣一個海島。不過，如果我們找到的話，我也不會害怕的，我要把海盜都殺光了，然後把所有的寶都帶回家來，給你和媽，那麼，我們就闊了，以利沙！如果我們有了錢的話，你想做什麼？」

以利沙就想她要做什麼，她正想得起勁的時候，忽然有一聲長的「母——烏烏——」叫聲從畜欄裏發出來。「喂！」以利沙叫道，「聽啊！是毛茛叫媽去擠奶的聲音，可是，我們連一片葉子都還沒有擺在裏面，你想爸會說我們嗎？」

她立刻從溪旁跳了起來，向西邊天空望了望，那時太陽快要沉到海裏去，山的影子很清晰的映在下面邨莊上。

「嘿！」以利克叫着從地上跳起來，從西邊看到東邊說，「月亮要

從山那邊升起來了，它是從我左邊升起來的，不會有好運氣。」



後，再跑出去裝樹葉。

這樣來回一次次的裝着樹葉，直等到貯藏箱中都盛滿，然後將牀裏

他立刻拿起耙來用力耙，好像一陣小旋風似的樹葉子都飛在空中。以利沙很快的將樹葉子收集起來，不到幾分鐘工夫，籃子裏就裝滿了樹葉。他倆將籃子抬着到畜欄裏，到在擺乾樹葉的貯藏箱內之



的舊草掃除，兩手捧着這帶清香新鮮的乾草葉，從梯子爬到屋頂上撒下來，將這畜房鋪滿了。

「喂！」以利克說，「事情做好了，我們來玩罷！我要從草堆上滑下去。」

他向高處爬，爬到窗頂上，走上一根小屋樑，再向上一跳，嘴裏一面叫着，一面滑到地上。

「我敢打賭說，你不會這樣做，」他對以利沙說。



「我不敢麼！」以利沙說，雖然她心裏很害怕，她還是硬着頭皮爬到那根小樑上，站在上面，好像剛纔以利克的樣子，隨着她也飛了下來。她做過一次以後，就不十分害怕了；於是兩人就一次又一次的滑着，笑聲充滿了屋子，好像有六個孩子在裏面玩耍似的。他們笑的聲音太大了，所以下面的脚步聲一些也沒有聽見。

後來有一個聲音叫道：「以利克！以利沙！你們在那兒呀？」

他們聽到聲音時，正站在樑上，然後跳到草堆裏滑了下來，叫着，「來了！媽！」就滑到一大堆草上，立刻跑到屋頂邊向下望着。只見李斯特太太手裏提着奶桶，向上望着他們。

「啊呀！你們在上面做什麼呀？」她說，「難道沒看見天已經黑了嗎？」

「我們已經用乾草將牛和根萊的牀鋪好，」以利克說。以利沙緊接着說：「我們剛滑了沒有幾次，媽！你要我們再滑給你看看嗎？」

「不要！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我不願看見你們爬到那高樑上去，多麼危險啊！聽！豬的喉嚨都叫破了，現在該是給牠吃晚飯的時候。我剛纔走過鷄棚時，母鷄也餓得咕咕叫，如果再不給牠們東西吃，那麼，牠們明天就不會生蛋，以利沙！好孩子，快跑去拿些穀子餵牠們。以利克你就去餵豬。爸和貴得趕着羊出去，也是他們該回來的時候了，可是晚飯還沒有預備哩！」

她捏了一把汗望着兩個孩子滑下來。後來從她頭上天花板的小洞裏伸出了兩隻穿紅羊毛襪的小腿，摸索着找到了梯子的最上一級，往下一步步的爬，不多一會兒，一個藍眼睛黃頭髮的男孩子以利克下來了，



正落在畜欄門口，他母親的面前。

緊跟在後面下來人的脚步，差不多要踏着以利克的手指，這就是黃頭髮藍眼睛的以利沙。

『快一點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『你們餓好了雞和豬以後，就帶些木柴到廚房裏，將火趕快生起來，好預備燒晚飯。』

這時孩子們已經跑出了畜欄到雞棚豬圈的地方去了，李斯特太太站在後面過道裏叫着，『小心！不要將火落在地板上燒起來；你們先把水煮開了，好等我來煮飯。』

『是了，媽！』他們回答着。於是李斯特太太就走進畜欄裏，將燈點着了擠牛奶。



## 一一 唐美特

不一會工夫，鷄和豬就餒好了，當以利克和以利沙到房裏時，太陽已經沉下海去。西方天空上現出美麗的緋紅色及金黃色的晚霞。

他倆開了廚房門向裏望了一下，覺得又冷又黑，只有兩扇很小的窗戶，在出大太陽的時候纔能射進些亮光。這時火已經熄了，只剩灰堆裏兩棵小紅煤球發出些紅光來。

這個又冷又黑的廚房，只有唐美特喜歡藏在裏面，他們在門外站了一會，不敢進去。以利沙緊捏着以利克的手。

「真是黑得可怕啊！」她輕輕的說，「我真不願進去。」  
實際上，以利克也不願進到這間黑房子裏去，他們想裏面不僅是唐

美特，還有山神、水妖、及仙人，此外，還有各種的鬼怪，雖然沒有人看見過，可是在那時候，就是大人們也相信的。

以利克覺得腦後的頭髮都豎起來了，而且背心裏好像有一股冷氣穿過似的，他自然不願以利沙知道他害怕的樣子。於是他大聲叫着：「崩！喂！」聲音十分響亮，用重大的脚步踏進屋裏，發出來的聲音，足夠使世上所有的唐美特聽見了都會嚇跑的。

我們不知道那黑暗的廚房裏究竟有沒有唐美特，不過阿米——一隻貓——確實在裏面。整個下午牠都是睡在火爐旁邊。當牠聽到大聲的「喂！」時，忽然驚醒，直向門開着的地方跑出去。

孩子們聽見牠跑出來的聲音，自然就想到一定是唐美特，他們趕快跳到門外，只見一團漆黑的東西向他們跳過來，經過門口，到柴堆的地

方就不見了。當影子掠過去時，他們很清晰的聽見一聲『妙』！可是他們相信那一定是唐美特裝出來的貓叫。他們呆站在門口好一會。心裏好像有小鎚子在打着似的跳動。現在他們十分相信唐美特一定是在柴後面，覺得站在門外比在門裏要害怕得多，於是突然跳進廚房，隨後『砰』的一聲將門關上，摸索着到了火爐旁邊。

以利克就用一根棍子趕緊將兩棵小紅煤球撥在一起，再擺上一些薄的松木片，在松木片上又擺了三根赤楊枝，然後跪下來用力吹，兩頰都吹脹了。以利沙害怕得轉過頭去，看看後面黑屋子中的一切，然後也跪下來幫着吹。

不一會工夫，就有小火焰跳出來，在白枝子中間出沒，再過一會，就有大火焰跳出來，熊熊的火直向煙囱冒。

立刻，這屋子就好像從熟睡中醒過來，孩子們自己就好像剛從惡夢中驚醒似的。

火光照在廚房中，每一處地方，每一個角落裏，更在藍色的中國瓷壺上跳躍；又把架子上的銅茶壺也照得發亮；從天花板上吊下來的一串洋蔥和香料上也滿現着紅光；又照在牆上一架古老的鐘面上，好像一輪圓月；還照在粗陋的手織的窗簾下兩口笨重的櫥上，這兩口櫥大得將屋子的角都填滿了。

現在廚房裏不但光亮，而且煖和了。以利沙奇怪她自己爲什麼剛纔會害怕。以利克呢，他覺得很有勇氣了，齧着手指說：『呸！誰怕你？』他的聲音很大，意思是對唐美特示威，但心理却希望唐美特聽不見。裝出他好像從來就沒有怕懼過的樣子。當以利沙到窗口去點蠟燭的時候，



他就一人跑到屋後木堆處，不管那裏有沒有唐美特，兩手滿抱着楊樹枝子進來擺在火爐旁邊。

這時以利沙在屋子裏，像李斯特太太一樣忙亂的跑着，她掃乾淨爐子，將鐵架抽出來，把做湯的鍋擺上，又把茶壺灌滿了水，然後將鐵架擺回到火上。

她又擺好了桌子，再將桌上的蠟燭點上，一切都預備好了，只等着燒飯；然後從火旁一張椅子上爬上去，將擺在架子最高一層的一個籃子拿下來，這是，她的洋囡囡易加寶的搖籃，她所以擺得這樣高，就是爲要躲避貴得。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因爲唐美特作祟，只是貴得不喜歡易加寶，牠忌妒她，牠也忌妒貓。有時以利克在輕拍着阿米玩時，牠就叫着用鼻子在他們中間亂擠；如果以利沙和她洋囡囡玩時，牠就叫着咬她

的衣服邊，甚至跑到屋角裏，現出生氣的樣子。

以利克抱着最後一捆木頭進來時，以利沙正將空籃子擺回到架上，從椅子上爬下來，將易加寶抱在懷裏，坐在火爐旁玩耍；雖然易加寶已

經在籃裏睡了一整天，她還是抱着她，兩手輕輕地拍着她唱催眠曲：

「露珠兒躺在花朵兒上，

小鳥兒在樹梢頭歌唱；

貓勿動，狗安靜，

媽媽將小寶寶抱上牀。」

正當她唱：「貓勿動，狗安靜，」時，門忽然開了，李斯特先生和李斯



特太太，還有阿米和貴得一齊進來了。李斯特太太手裏提着奶桶，阿米緊隨着她的脚跟，不住『妙！妙！』地大叫，意思是要晚飯吃。

『真討厭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『牠知道要東西吃，如果不給牠，牠就一直跟在你腳後邊叫。』

她立刻將奶倒出來，倒了一些在碟子裏面，擺在地上，阿米趕緊跑到碟子旁邊，尾巴貼着腳坐在那裏，將小紅舌頭伸出來，來回很快的舐着碟子，直到碟子裏一滴奶也不剩了。貴得現出嫌惡貓的樣子，又望着易加寶舒服的睡在以利沙手中，於是氣得走到牆角裏，倒在地上，用爪抓牠的鼻子。

『又是那隻嬌養慣的貓，』牠心裏想，『牠倒一口口咽着奶，可是我一點也沒得吃，還有那愚笨的易加寶，我真不明白以利沙喜歡她那一

點？她既不會叫，也不會搖尾巴，又不能捉水獺或打仗……』貴得覺得十分難過，於是站起來，走到以利克那裏去求安慰。牠將頭擺在他膝上，很悲傷似的叫着。

『可憐的老貴得，牠也應該有晚飯吃纔對啊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丟過一塊很大的肉骨頭，貴得就唧着到牆角裏，蹲下了，慢慢的啃着吃；把剛纔一切的痛苦都丟到腦後去了。

後來晚飯預備好了，每人都洗過了臉和手，這飢餓的一家人就都站在桌子旁邊，合上雙手，低了頭，由李斯特先生領着謝飯。

『感謝天父，』李斯特先生說，『我們能圍在桌邊，得着這樣好的飲食，使得我們身體康健，也使我們所做一切事都能榮耀你的名。所謝所求，奉耶穌的名。阿們。』

當說『阿們』時，李斯特太太低了一下頭，孩子們就彎了一下膝。後來將豆湯盛了出來，又將一個大圓麪包切開了，大家快樂的吃晚飯。

吃完了晚飯，以利克和以利沙就跑到他們的父親和母親面前拉着他們的手，和別的斯堪的那維亞孩子一般的說：『塔加富米頓。』意思就是說：『謝謝你們給我東西吃。』以利沙兩手拉着裙邊蹲下去行禮，以利克將右手擺腹部，彎腰鞠躬，他們莊重的神氣，就好像在一個大宴會裏一般。這時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也很客氣的回答說：『維伯克來。』意思是說：『但願你們消化得很好。』

晚飯吃過了，杯盤也都洗乾淨了，然後就拿出一盤祭唐美特的東西。李斯特太太坐在火旁紡織輪凳上，貴得躺在她脚下，阿米跑到倉房裏去捉老鼠。以利克和以利沙就背火坐着，李斯特先生拿出他的煙斗。

天黑了不久，離睡覺的時候還早得很哩！至少以利克和以利沙是這樣想，他們頂不喜歡他們的爸爸和媽媽給他們訂的睡覺時間。以利克擡起頭來看看鐘，差不多快要八點了。「他們就要叫我們上牀了。」他心裏想，「可是我現在真不想睡，對了，我只要老和他們談天，那麼，他們會忘記了看鐘。」



P36

「爸！」他先說，「在晚飯以前，我們看見唐美特，我想一定是的。」然後他述說着有一團黑的東西，從黑暗的廚房裏向他們跳過來，後來跑到柴堆

上去……李斯特先生靜靜聽着，嘴裏吐出一縷縷的煙；李斯特太太却停了紡織輪來聽。

當以利克說完了時，以利沙說：『那時我們可怕極了。』這話使以利克有些動怒。『我沒有害怕，』他說，『至少不像你那樣，你不記得隨後我立刻獨自一人跑到柴堆那裏去嗎？』

『是的，』以利沙不信的說，『雖然那樣，你也害怕來着。』  
李斯特先生將煙斗從嘴裏拿出來，『有時最膽小的人會做出很勇敢的事，』他說，『勇敢不是單指對每一件事不害怕而說的；如果一個人去做一件他很害怕的事情，那就是勇敢的行爲。』

『那麼，我是很勇敢了，我可以在小樑上走路，並且一跳就跳到草堆上。』以利沙十分得意的樣子說。

李斯特太太很快的接着說道：『那勇敢是你知道的常識，那是一件呆子做的事，我可不願你以後再做。』

以利沙沒有說什麼，但是以利克說，『那算不得什麼，我却在黑暗的時候一人敢到柴堆地方去。』

『真正勇敢的人是不自誇的，』李斯特先生說，於是以利克就不再說什麼了。李斯特先生靜靜的吸了一會煙，然後他說：『我要說個故事給你們聽。那時李斯特先生好像是個有名會說故事的人。兩個孩子如同兩隻小老鼠似的靜靜的坐在房裏。李斯特太太也停了紡織輪來聽。以利克偷看了一下鐘，差不多就到八點半了。』好啊！他心裏想，『現在爸已經將時候忘記了。』

『在許久許久以前，初有大地的時候，』李斯特先生開始說，『有



許多英雄住在挪威，實際上住在挪威的人，沒有一家不出英雄的。也許一個人，他假使不勇敢的話，就不能夠住在這樣一個險惡野蠻的地方。這些英雄叫佛新人。那時在某一個地方有一條可怕的龍，牠看管着一個寶庫，要一位勇敢而且聰明的英雄纔能把這龍殺死，纔可得着一切寶藏。這條龍的身體又大又可怕，牠嘴裏吐出來的氣，將牠住的洞口附近，所有的花草樹木都燒光了。沒有人能走近牠的窟穴而不死的。也沒有人敢想去殺死牠，所以那地方成了荒涼、窮乏、人跡不到的地方，因為沒有人不怕那條龍的。」

以利沙聽了，兩隻藍眼睛睜得又圓又大，她略略靠近她的母親坐。  
「這龍的洞靠近我們這裏嗎？」她問。

「現在沒有人知道這洞在那裏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不過後來有一

個年輕美貌的少年叫辛福得的，他也是個佛新，他早就想做全世界的一個大英雄。可是想做一個最大的英雄，就要做一些別人不敢做的事，他必須殺死這條可怕的龍，這樣，那些財寶就是他的了。」

「辛福得倒不注意財寶，不過他要除去那地方上的怪物，表明他的勇敢，不單是這條龍，他是什麼都不怕的。」

「爲什麼他不注意財寶呢？」以利克問道，「要是我就一定要。」

「他覺得勇敢更要緊，」李斯特先生慢慢地回答說，「辛福得深長地思索，怎樣用巧智去取勝惡龍。正如媽剛纔說過的，「你們聰明的巧智好像勇敢一般。」後來終於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了。他在那條惡龍要經過的地方掘了一個坑，上面只露着一個小洞口，這就是他聰明的地方。他又在坑底下掘了一條小地道，爲的是避免那惡龍吐出來的毒氣或

流出來的血，那麼，他就可順着地道逃出去，地道的另一端開口在地的另一處，所以他逃出來以後，又有新鮮空氣可吸了。」

「這條龍每次一定要從這地方經過的嗎？」以利克打斷着問道，但是這次李斯特先生沒回答他，直往下講他的故事。

「幸福得有一把他父親給他的寶劍，」他說，「是一把缺了口的寶劍，可是幸福得從山神那裏得了祕訣把它修好了。那是一件希世之寶，他叫它做格來。當坑和地道都做好了以後，他就帶着格來（寶劍）藏躲在黑龍必經過的地方。」

「後來果然惡龍怒吼着來了，轉動着牠可怕的眼睛，吐出有煙火的氣息。直向幸福得藏躲的地方走過來，這時幸福得十分相信他的寶劍，他眼睛看得分明，力量用得準確，握着寶劍直向惡龍的胸部擲過去，正

中在心上，於是就將牠殺死了。」

『啊！』以利沙嚇得發抖，將臉趕快緊埋在她母親的兩膝中間。『接下去，』以利克說，於是李斯特先生就往下說。

『幸福得將寶劍從惡龍心上拔出來，立刻跳出龍躺的坑外邊。這時有一滴血滴在他手上，於是像火一般的燒起來，爲要止住痛，所以他就將手指擺在嘴裏，這一來又是一件奇事出現了。

『正當他呷了龍血以後，他就聽見了自然界中一切生物所說的話。他聽見草在生長的聲音，也懂得鳥唱的歌曲，小鳥告訴他，在很遠的一座魔山頂上，有一位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，着了妖法，睡在那裏。

『在山頂上她睡的牀四週，有一圈火繞着她，只有世界上最勇敢的人纔能叫醒她，因爲這人第一須先將惡龍殺死，然後找到那座魔山，再

經過烈火，纔能到她旁邊，那時只要吻她一下，她就會醒了。」

「哈！」以利克說，「爲什麼他要叫醒她呢？爲什麼他不先去找寶物呢？」

以利沙用拳頭打他，李斯特太太擡起頭來望了望鐘，以利克看見她所做的事，就知道不該多問了。

「故事就這樣完了嗎？」以利沙問。

「還有呢；」她父親說，「但是現在已經到了該睡覺的時候，下次再接着講罷！我還可以告訴你們一點，就是你們看辛福得本來不懂鳥的話，也不會去找那座魔山洞裏美麗的公主，直等到他殺死了他認爲最可怕的東西；就是他先要得勝懼怕，所以我們大家都要有膽量，無論是唐美特，山神，狼和別的東西，都不要怕他們。在我們去做一件我們最希

望做成功的事以前，我們先要戰勝懼怕。」

在李斯特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，時間又不知不覺的過去了，現在長短兩針正成直角，指在九點上。

「爸！」以利克說，希望離上牀的時間再延長些，「你知道我最想做什麼事嗎？我要在明年夏天你到北方去捕魚的時候，和你一同去。」

李斯特先生覺得驚奇，李斯特太太却現出着慌的樣子。「在海上有許多危險哩！一個捕魚人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而且也沒有地方宜於一個害怕的小孩子去的。從前大家都相信有一條大龍在海底下，等着將過路的船隻都吞下肚去。」以利克！你覺在明年夏天以前，能將你懼怕的龍殺死嗎？我覺得你仍舊會怕唐美特、山神，還有獨自一人到黑暗的地方去也會害怕的，是不是？」

以利克低了頭，望着他的鞋，沒回答一句話。

他的母親就說道：『到時候了，他們早該睡覺，』孩子們知道沒有法子再延着不到牀上去了。

不一會，他倆舒適地睡在一張小牀上。以利沙將易加寶擺在旁邊陪着她，霎時間她閉着欲睡的眼睛，靜聽着紡織輪『呼呼』轉動的聲音，望着她母親黃頭髮後面閃動着的火光，然後入了睡鄉。

但是以利克過了很長的時間還不能入睡，他想着從他家屋外爬過小山，那黑暗的森林，就好像幸福得當時所遇見的，一般，有許多怪物在裏面漫游；靜聽微風穿過松樹聲，以及潺潺的小溪流聲。很久纔睡着了。



### 三 貴得和阿米

第二天天未亮以前，一架滴塔着熟睡了一夜的老自鳴鐘醒過來了。

「噹！噹！噹！」的叫了五次。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立刻就起來了。長針還未轉到一刻時，他倆已到屋外去開始早上的工作。現在剩着沉睡的孩子在牀上，貴得也還睡着在他們牀旁地上。阿米一溜煙就跑到火爐邊牠常去的地方，牠在倉房裏整夜工夫也沒捉到一隻老鼠，現在是又冷又累，如果不將祭唐美特的東西吃下去的話，真是要餓得難以支持了。

牠想現在最要緊的還是找一個和煖的地方，可是當牠覺得火爐旁一些熱氣也沒有，貴得熟睡在牀下，好像受委曲似的，覺得世界上沒有公



理。

『米奧！』牠訴着苦，『這種樣子待一隻貓，真是不公平極了。我在倉房裏找了整夜的老鼠，現在他們連火也不給我生起來。』

牠在房裏看來看去，想找一個煖和的地方打一下瞌睡。『孩子們的牀上雖然沒有火爐，可是一定暖 and 的，』牠獨自說道，『我要跳過去，蹣着身子和他們睡一下。』

但是貴得橫臥在牠要過去的路當中，牠的身體和牀差不多長短。

『那狗，』阿米想，『牠永遠是這樣睡法。』

現在好像有唐美特在牠耳邊低聲告訴牠怎樣做法，或者唐美特發覺了誰偷吃了牠的早飯。牠雖然自己從來不吃這些東西，可是牠願意人家祭牠。

不管怎樣，如果有唐美特的話，阿米做的事就是唐美特在作祟。牠從貴得背上直跳過去，到了牀上，牠的意思是要到以利克旁邊，可是當牠剛跳到被單上時，貴得立刻跳了起來，向牠發狂似的大聲叫喊。

阿米知道這事牠做錯了，轉瞬間牠從牀毯跳到牆壁的鐘上面；在這安全的地方牠隆起着背，翹着尾巴，下望着貴得，牠們彼此用動物的言語說着話。

在阿米跳到牀上時，自然以利克和以利沙都醒了，他們看見阿米在鐘上，下面貴得向牠跳着叫着；於是他倆就坐起來叫道：「下來！貴得！下來！你這壞狗，安靜些。」

被叫做壞狗，而且不準牠爬上去，又被一隻貓譏笑着，真是一件無論那一隻狗都不能忍耐的事。於是牠就存心將事情弄得更糟，恰巧，那

時牠看見易加寶安樂的睡在以利沙身旁，牠不能捉到貓，可是能捉到易加寶，況且牠早已就嫌惡她，在他們都不防備時，牠忽然跳到牀上，腳了易加寶，立刻跑開，將她藏在紡織機底下。



以利克緊隨着跟到紡織機底下，兩隻手爬在地上去捉貴得，但是在他未捉到牠以前，忽然發出來可怕的斷了東西的聲音，那就是貴得將易加寶的兩腿從膝蓋處都弄斷了，以利克從牠嘴裏奪過易加寶來給以利沙看。

這在洋囡囡的母親看來，真是件極不幸的事，尤其是在易加寶的母親看來。易加寶有活動的關節，能站又能坐，而且還能將兩手伸出來。在附近郵莊裏再也找不出比她還好的洋囡囡了。這是老安得，一個會拉提琴的人，他用木頭刻好了送給以利沙的，以利沙當她是活人般的愛護她。

『我的囡囡！我的易加寶！』以利沙慟哭着。她接過來輕輕的放在牀上，於是爬在她旁邊哭叫着，悲傷得心幾乎碎了。

幾分鐘以後，李斯特太太拿着奶桶進來了，阿米若無其事般的仍舊在鐘頂上。貴得躲在角落裏現出十分羞愧的樣子。以利沙滿面淚痕，摟着易加寶坐在牀上。以利克正在生火，李斯特太太將奶桶擺下來。

『怎麼回事啊？』她說着，望望這些悲傷的面孔。

以利沙拿起斷了腿的易加寶給她看。以利克就用手指着貴得。

李斯特太太用兇恨的眼光望着貴得。「這狗闖了什麼禍呀？」她說着，貴得就發出悲哀的叫聲，臥倒在地上，轉動着兩眼，可憐地望着她。

「用不着對我轉眼，」李斯特太太兇恨的說，「也用不着說是唐美特，即使是牠的意思，你也不應該聽牠的話。出去，」她說話時，將廚房門打開了。於是貴得低了頭，垂着尾，從她手下溜出了。牠直向木堆地方跑去，坐在後面沈思牠的錯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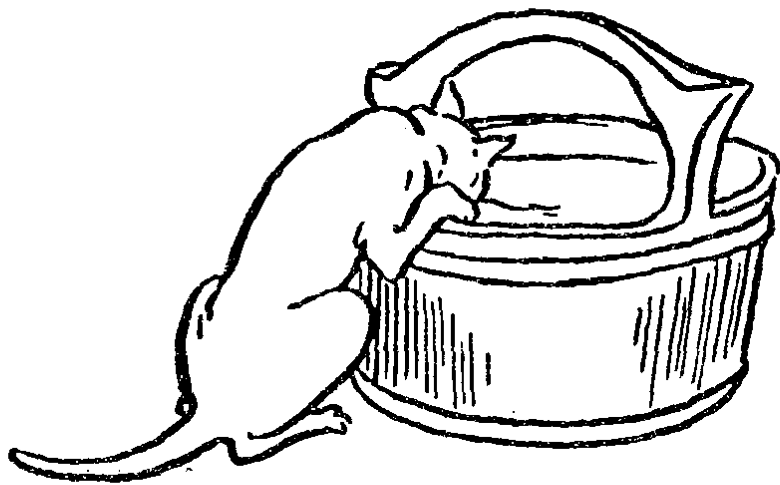
「都是那貓！」牠對自己說，「牠常常做出些事來叫我爲難，弄得我常常代牠受罰。」

「妙！」阿米叫着，當貴得出去李斯特太太關上了門以後，「妙！」

『可憐的小貓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『貴得嚇壞了你嗎？你能下來嗎？我來抱你罷！』她用脚尖站着，抓住了阿米放在地上。然後跑到牀邊去安慰以利沙。

『不要哭！』她輕輕的拍着以利沙的肩說，『我知道老安得會將易加寶修得和新的一樣。你看，以利克已經將火生着，屋子裏就會煖和了，快跳下牀來罷，在你穿衣服的時候，我就預備燕麥餅和一杯酪乳——是提取奶油後的牛奶——給你渴好不好？』

她說完後轉過身來，你們猜她看到了什麼？原來阿米將頭浸在奶桶裏，牠飢餓的樣子，好像



像剛纔沒有吃過祭唐美特的東西似的。

「你也是，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給我滾出去罷！」她開了門，想拉着阿米的頸子，把牠丟到外面去。可是阿米比她還要快，早已一溜煙好像貴得在後面追着牠似的逃了出去。不久李斯特先生也來吃早飯。阿米



就坐在木堆上，用兩爪將嘴唇邊的牛奶都刷乾淨了，好像剛纔並沒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發生過似的。

#### 四 到老安得家去

當李斯特先生在吃燕麥餅和喝酪乳的時候，李斯特太太把剛纔所有易加寶、貴得、和貓的事都告訴了他。

「我已經告訴孩子們老安得會將她醫治得好像新的一般，」她說，「我想最好你今天就帶他們到山上去看他。」

李斯特先生搖搖頭。

「嚴冬就要來了，」他說，「今天我有許多事情要做哩！讓他倆自己去罷！」

「但是，拉耳！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到底他們太小了，要走兩個鐘頭的工夫纔會經過那樹林，並且路又不平坦，其次還有……」



「不！嘿！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他們已經八歲了，很可以自己照管自己，他們不再是小孩了，何況我出去砍柴時，以利克不是跟我去過好幾次嗎？他比你所想的，知道得多了。」

李斯特太太心裏還是很不放心，「但是，拉耳……」她又想說。

「不要緊的，」李斯特先生堅信的說，「如果他們自己要去，就叫他們去，要是你知道我在他們這種年紀做的事，你就會放心了。你這樣把他們嬌養慣了，是叫他們永遠處在危險當中。挪威的孩子，都應該訓練他們有冒險的精神。」

李斯特太太沒話可回答，孩子們又都不怕危險，並且過去的情形已先告訴他們，出去又可以不作工，所以他們真是歡喜得難以形容。於是不作一聲的吃了燕麥餅，喝了酪乳。

李斯特先生出去工作了。李斯特太太就從架子上拿下裝易加寶的籃子，孩子們就知道她的意思是準許他們去。

「還是把易加寶擺在籃裏好，」她說，「我也好將你們的午飯擺在裏面。老安得總要費一些時候纔能把易加寶修好，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等得肚飢的。」

她將易加寶放在一隻破襪子裏，把斷了的腿也擺在一起。「這樣，」她說，「就是腿不連在她身上只要擺在一起，她也會覺得舒服些的。以利沙，到碗廚裏去拿一打雞蛋下來。以利克，把火加旺些。現在水正開着哩，小心，不要將雞蛋弄碎了。」

雞蛋拿來了，李斯特太太小心地丟進鍋內，然後擺到火上。我還要擺些臘腸和山羊乳酪餅在籃子裏，是送給老安得的，「她接着說，「還

有以利沙，帶着你織的東西，在那裏你一定有時候可以織一些。你們最好現在就動身，那麼，在八點鐘吃早飯前可以趕到那裏。記住，不要在老安得家裏吃他的東西。我想他一定喜歡吃我做的臘腸，因為我不願別人白白的替我們做事。」

李斯特太太一邊說着，一邊料理他們出發的事情。她將以利沙的頭髮梳成兩條像豬尾巴似的小辮子；將以利克衣服上的一個小洞補好。這時，雞蛋已經煮熟了。她用一個大匙把雞蛋從鍋裏撈出來，用一塊她自己織的麻布包好，和易加寶、乳酪餅、放在一起；然後幫助孩子們穿上大衣，又替他們圍上圍巾，帶上兩頂長襪子似的高帽子，最後遞給他們籃子。

「現在，好了，」她說着，緊抱着他們一會，「要做好事，要有禮

貌，懂規矩；盡你們的力量想法子幫助老安得，因為他沒有妻子也沒有孩子幫助他做事。如果一個人沒有妻子照顧他，就等於半個人。記得，在天黑以前要回家來。」



她站在門口，  
望着兩個小孩拿着  
籃子走了出去，  
他們走了沒有多少  
路，以利沙回轉頭  
來往後面叫道：  
「媽！不要叫貴得  
跟我們來，我們不

要牠去。」

如果這時她望一下木堆，就可看到貴得正豎起了耳朵，睜着眼望他們。可惜她沒有這樣做。

「快走！你們就要看不見了，牠還沒知道哩！」李斯特太太搖着手向他們回答，孩子們也向後搖着手大聲回答說：「再會！再會！媽！」於是進入屋後松樹林裏，看不見了。

走到森林裏去，就如同從光亮的門外進入到幽暗的禮拜堂一樣。一棵棵龐大的松樹矗立着，它們那茂盛的枝葉，使得太陽只能從稀薄的地方透進幾絲光線來。

「你十分熟悉這條路嗎？」以利沙問。

「我和爸在這條路上走過好幾次了，我們只要沿着這溪走，就到了

磨穀廠，再經過一個山谷，就是溪水流出來的地方，那裏有一條直穿過森林的小路。最後，就到了爸砍柴的地方，也就是老安得住的地方。」

他倆一步一步的向上爬，順着溪流走，忽然一隻小白兔從他們前邊路上穿過去，他們嚇得跳了起來。一隻烏鴉在樹梢頭飛過，「噯！噯！」的叫起來，引得別的烏鴉也隨着牠叫。

「我希望我們嗜過那龍的血，那麼，我們就懂得牠們的話了。」以利克說。

「我猜牠們一定在告訴森林中一切別的動物，關於我們的事。」以利沙說。

後來的一程路，他們彼此都沒說一句話，水流的聲音越來越大了。

「那是流下來的瀑布轉動磨輪的聲音，」以利克說，「我們可以從這樹

當中望見那磨穀廠。」

「我們快跑開罷！」以利沙回答說，「你比我還知道得多，磨穀廠裏有山神鬼怪躲在裏面的。」以利克這時記起了辛福得，「不！嘿！」他學着他父親常說話的口氣，「我希望你不是這樣一隻膽小的貓，以利沙！」

「對了，」以利沙說，「你不記得爸曾說過，只要你冒險去做一件你所膽小怕做的事，那就是勇敢，我現在就要這樣做，我雖然很怕那磨穀廠，但是我要很快的從那磨穀廠旁邊走過去。」

「啊！好的，那麼，」以利克滿不在乎的樣子說，「如果你害怕的話，那我們盡量用力快跑過去就是了；跑啊！」他說話的時候，向後望了望，後來忽然站住了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他說。

「什麼？那裏？」以利沙問。

以利克用手指着從樹林裏向他倆直奔過來的一團大的有毛的東西，他倆緊緊的抱在一起，四條腿直在長鞋子裏發抖。後來聽得比瀑布流下來還要大的快樂的狗叫聲，纔知道是貴得跳着向他們跑過來了。

以利沙的兩隻腿都嚇軟了，於是坐在一根倒下來的大樹上，望着以利克。「你剛纔和我一樣的危害哩！」她說。

「是的，」以利克說，「誰說我不害怕來着？貴得只嚇了我一下。我們沒有真的跑過磨穀廠，我們不過走得快些罷了。」

以利沙又站了起來。「無論如何，我們是非常害怕，可是也非常勇敢，」她說，「我倒不在乎英雄不英雄，我只要到老安得家裏就得了。」



現在沒有法子能送貴得回家，而且牠也一定不肯回去的。他們只好帶着牠。可是私下裏兩人心中却不約而同的喜歡有這樣一個同伴同行。

他們行行復行行，走過了山谷，爬過岩石及倒下來的大樹，離開瀑布漸漸的遠了。以後的路更容易走得多了。不上半小時的上山路，他們就到了山上的一塊寬闊的曠場上。在那裏可以望得見老安得的房子。

「他一定在家裏，」以利沙高聲的叫着，「我看見有煙從他屋頂上冒出來。」

她用力向前跑，以利克和貴得在後邊追她，和她比賽。他們到達老安得小茅屋門口時，快樂得氣都喘不過來了。

## 五 老安得

「汪！汪！汪！」貴得叫着。以利克敲門。



「進來！」一個聲音叫着，以利克一推，門就開了，大家都衝進了這小屋中的一間房子——老安得正彎着身子，面向着火爐，手裏拿着一隻煎鍋。

這四方形的火爐是用磚搭成的，放在屋子正當中，

上面有一個煙囪從屋頂上通出去。空氣中一陣咖啡香，此外，煤球上還有一鍋煮着的洋山芋，正在冒熱氣。

老安得望着他們，幾乎將油煎鍋掉到灰裏去，如果真的倒翻了，那纔不幸哩！鍋裏面有兩條小魚煎着。

『好啊！歡迎！』老安得說，『不是以利克和以利沙嗎？你們來得正巧，是吃早飯的時候。真快樂能看見你們，我實在連一隻貓或一條狗可以說話的都沒有。所以我想：常久以後，我或許會變成一個啞吧也說不定，就是到了有人的中間，也好像魚一樣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』

以利沙舉起籃子，想告訴老安得他們來的原因，但是他難得有這樣一個說話的機會，一口氣直往下說，簡直沒有工夫給她插進一個字去。

『快把身上的東西放下來，烘烘你們的腳罷！』他說着，拉過一條

板凳擺在火爐旁邊。

「我們帶了……」以利沙剛說出這幾個字，老安得似乎沒聽見，沒注意她。

「我有兩條好鱸魚在鍋裏，是半點鐘以前剛從溪裏活捉來的，」他接着說，「我應該多捉幾條纔對，告訴你們，那兒還有很多哩！我真沒想到今天會有人來看我。」

以利沙又嘗試着說：「我們帶了……」剛說完這幾個字，就接不下去了。

「兩條魚給你們兩人吃足夠了，我自己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可以吃，」老安得說，「我正將牠們翻身的時候，忽然聽見狗叫的聲音，隨着就是你們敲門的聲音，現在牠們已經煎好了。」

「看這兒啊！」以利沙大聲說道。她伸手到籃裏去拿出了一串臘腸。這次老安得聽見了，「好啊！真沒想到，」他高興的說道，「這不是以利亞獨自一個人在曠野的地方，烏鴉餒他東西吃嗎？這事也臨到我了。啊！孩子，我的意思不是說將你們比做烏鴉，牠們是惡運的鳥，常常會遇見不幸的事情。我真不懂爲什麼上帝給烏鴉那樣慈愛的使命。但是這些事是聖經中告訴我們的，早已過去了。」

除了有時呼吸以外，他從來就沒停止過說話，後來以利克要試試看他的運氣如何，能否說出他們的來意，他從以利沙手裏拿過了籃子。

「看！這兒！」他大聲說，從籃裏拿出了易加寶的腿給他看。

這一來，使得老安得幾乎將煎鍋擲掉了，他最得意的易加寶，現在變成這副可怕的样子，他不禁呆住了。

「這是貴得做的事，」以利沙說，當她說時，貴得的耳朵垂下了，獨自跑到屋角裏，坐在尾巴上。

老安得呆了好一會，然後將煎鍋遞給以利克，「拿住這個，」他說，「你來煎魚，讓我仔細看看能不能將這可憐的東西醫好，那狗真的把她完全弄壞了，她須要換上新腿。如果我不能將她醫好的話，那我就不叫安得了。」

貴得在屋角裏聽見了，用尾巴在地板上敲着發出很大的聲音，可是沒有人去注意牠。

老安得將易加寶拿在手裏，翻來覆去的看個不休，又試試每一處的關節，看看有沒有其它損壞的地方。當他做這些事時，一邊從牙縫裏吹出了小調，一邊眯着眼睛，好像思索得非常利害的樣子。

『媽說的，你能將她修理得和新的一樣，』以利沙說，『所以我們纔把她帶到你這裏來。』

『說得好！』老安得說，『在這山上，我是一個醫治囡囡最好的醫生。真對，你們將她帶給我，在我們吃過東西以後，我就將她修好；現在我們可以吃東西，洋山芋是早已煮好了，同——』

他停了說話，皺皺他的鼻子，好像嗅東西般的，這時屋裏滿了煙，並且有一種東西燒焦了的難聞的氣味。

老安得立刻跑到火爐旁邊，只見鍋裏的兩條魚都煎得縮了起來。以利克因為注意看他搖動關節，和怎樣修理，將魚的事完全忘記了。

『不要緊，』老安得說着將易加寶遞給以利沙接着，從火上拿起煎鍋。『你一定還記得，我告訴過你關於一個丈夫管家的故事罷，』他對

以利克說，就拿着煎鍋走到門邊，將魚丟到外邊去，「給貴得吃罷！」他剛說完，貴得就從牆角裏跑了出去吃焦魚。

「幸虧你們帶了臘腸來，」老安得繼續說道，「不然我這裏就沒有東西可以款待客人。」

「真是對不起，我忘了，」以利克說，從籃裏拿出臘腸，這時煎鍋已經洗乾淨了，他們還是不住的談天。好像煎鍋裏並沒有擺過好吃的魚似的。

「在燒臘腸的時候，你可以告訴我們丈夫管家的故事嗎？」以利沙問。

老安得的眉毛皺了一下，然後身體傾向前方，看了看臘腸，立刻將眉毛舒展開了。



「我不知道能不能一邊煎東西，一邊說故事，」他說，「所以你們也留心着臘腸，那麼，我就說給你聽。」

他於是坐在木凳上，手裏拿着煎東西的鏟子。

「從前，」他開始說，「有一個兇惡的農夫，他常常罵他的妻子，找他妻子的錯。他的妻子真是可憐，可是她很聰明，一天，當她丈夫和她吵過了以後，她就說：「明天讓我來拿鐮刀到田野去除草，讓你來管家罷。」「好！」她丈夫說，「我來教你怎樣做，你也該學習學習。」

「所以第二天早上她就到草場上去，丈夫就留在家裏，管家和看顧小嬰孩。第一件事他要拌牛油，他將乳酪擺在攪乳器內，攪了幾下，覺得有點口渴，就跑到地窖裏去喝些淡麥酒，他的杯子剛盛滿了酒，忽地就聽見廚房裏有豬叫的聲音，他就趕快跑上去，把豬趕走，但是那豬已

經將攪乳器內所有的乳酪都吃乾淨了。這時農夫氣極了，就把豬立刻殺死。所以你們看，這農夫的脾氣夠多麼壞！」老安得說着，身體稍向前將臘腸鏟了幾下。

「後來他怎麼辦呢？」以利沙問。

「是的，別急，」老安得說，「這是你一定要問的，他把豬拉到門外，然後跑到地窖裏。只見淡麥酒流在滿地，差不多到膝蓋的地方，因為他剛纔出去時忘記把塞子塞上。這一來他的脾氣更大了，可是他想到等一會兒吃麵包時，沒有牛油是不成功的，他發狂似的跑到廚房裏，拿了許多乳酪擺在攪乳器內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用力亂攪。這時他想起了牛，在牛棚裏沒有東西吃，也沒有水喝，「那不成，」他說，「可是我沒有工夫把牠帶到草地上去。」

「他們家的屋頂上長着草，好像你們家一樣，有一處地方還生着青草。」對了，「農夫說，「我可以擱兩塊厚木板，搭着當橋，然後叫牛自己到屋頂上去吃草。可是當他在替牛搭板時他又記起了小嬰孩，「如果只剩小娃娃獨自個在房裏，」他對自己說，「敢保他定會將攪乳器弄翻的。」所以他從屋頂上下來時，就到廚房裏將攪乳器掛在頸上，背在背後，然後去拿吊桶預備吸一些水給牛喝。

「可是當他彎下身子去提吊桶時，所有的乳酪都從他肩上流出來，流到井裏去了！」

老安得說到這裏，以利沙笑得喘不過氣來，並且打着以利克的背，老安得嚴厲的望着她。

「沒有什麼好笑，我還要告訴你們，」他說，「聽着以後的事。總之

時候過了很多，快到中午了，可是牛油還沒有攪好。「我只要燒點粥給那女人當中飯吃就得了。」他說。於是在鍋裏放了些水，擺在火上。

「後來他想，「如果牛從屋頂上掉下來怎麼辦呢？所以我一定要上去將牠拴好了，然後下來煮粥。」於是他就爬到屋頂上去拴牛，「一定要把牠拴在什麼東西上纔好，」他說。他可真是個聰明人，他用一根粗繩，一頭拴在牛頸上，還有一頭從煙囪裏放下去，繫在自己的腳上，然後去磨燕麥粉，預備糞粥。

「整個早上，他的妻子在草場上除草，她做得累極了，看着太陽已到了正當中，可是還不見她丈夫來叫她去吃午飯。後來累得實在沒力氣再做下去，於是就回到家裏。你們猜，她看見什麼了？包管你們永遠猜不着，我來告訴你們罷！」

「原來牛從屋頂上掉下來，懸卦在牆外半空中。繩子的那一端不是繫在農夫的腳上嗎？於是就將農夫拉到煙囪裏，那時他被下面的火熏得難過極了。你們想，這女人見了這種情形後她怎麼做？當她看見牛懸在半空中時，就拿起手裏的鐮刀，將懸牛的繩子切斷了，這時她的丈夫就從煙囪裏掉下來，當她聽見一個很大的聲音從廚房裏發出來時，就跑進去一看，只見她丈夫的頭浸在粥鍋裏，兩腳朝天，在那裏掙扎。」

「他死了嗎？」以利沙緊接着問。

「沒有，」老安得說，「他是個強壯高大的人，一時不容易死的。」

「那麼，他的妻子看見他兩腳在空中亂動的情形，怎麼辦呢？」以利克吃吃笑着問道。

「自然把他從鍋裏拉出來，」老安得說，「他是她的丈夫，她不能

不和他共同過活。她把他拉起來後，就叫他坐下來休息一會，對他說，「你管家的結果，也給了我一個好教訓。」自從那次以後，農夫的性格大大改變了，再不對他的妻子發脾氣，或嫌她事情做得不好。故事就這樣完了。現在，我要對你說。」老安得說着，用他手中的鏟指着以里克，「如果再叫你煎東西的話，你要記得那老農夫，並且還要一個女人教你怎樣做法。」

「這正是媽所說的，」以利沙說，「她說一個人若沒有妻子幫助他做事，就等於半個人。」

「她是這樣說嗎？」老安得說，「好！或者她那樣說是對的。所以我們吃完了以後，以利沙，你教給以里克怎樣洗碟子，和收拾這間屋子，那時我就來修理易加寶斷了的腿。」

## 六 起程回家

老安得的小茅屋不是頂整潔的。當他拿出傢伙來修理易加寶時，以利沙和以利克就把屋裏稍微整理一下。以利克從外面木堆上抱了一大捆柴進來，加在火上，於是火焰差不多冒到屋頂上。以利沙洗好了碟子又掃了地，將吃剩的臘腸、乳酪、雞蛋、都擺在碗櫥裏。做完後，就從籃裏拿出絨線來，坐在老安得旁邊的一張小凳子上織東西。

以利克也從腰帶上拿出一把小刀來削一根木頭。

『再說故事給我們聽。』以利沙要求說。

老安得真快樂，因為有這樣兩個小朋友陪着他，他打算把洋囡囡要修理得和原來一樣。可是聽了這樣一個要求後，想了半天，總不能將從

前知道的故事想出一個來。後來他說：『好！我不知道能不能一邊工作一邊談話，那是一人同時做兩人的事。』

『你煎的臘腸真好吃，』以利克說。

『或者是的——』老安得說。

老安得得了這樣一個稱讚以後，以利沙緊接着說，『我能夠一邊織東西一邊說話。』

『啊！』老安得說，『多聰明啊！女人都是好說話的，我倒想問問你：能不能在工作時不說話？』

『但是我能夠一邊織一邊聽，』





以利沙說，『那也是兩件事情。』

『好，那麼，』老安得說，『聽着，我要說給你們聽「三隻熊」的故事。』

雖然孩子們早已聽見過這個故事，但是他們裝出好像從來沒有聽見過似的靜聽着。說完了後他們還要他說。於是老安得就又說了『幸運雞』和『亨利彼尼』這些古老的故事，就好像我們現在聽『狼和羊』『呆女婿』和『白蛇娘娘』的故事一般。最後他又說在瀑布流下來的地方，有奇怪的仙樂，晚上在磨穀廠裏可以聽到。

他說話的時候，一會兒拿起刀來削，一會兒用沙紙擦，後來將破裂的部分黏起來，他的手段真高妙，沒有人能看出來這腿是曾經斷過的，如果易加寶有知覺的話，她也不會覺得出自己的腿曾經受過重傷的。

以利克和以利沙快樂得連時候都忘記了，老安得屋裏又沒有鐘；直等到大家肚子裏都覺得餓了，他們就把雞蛋乳酪拿出來吃，老安得又從天花板上拿下了兩個大麵包，這些麵包從天花板上垂下來，好像念佛珠似的。大家都吃飽了以後。老安得就拿出他的小提琴，拉着快樂的調子，以利沙和以利克就圍着火爐跳起舞來。這時他們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。

世界上無論什麼事都要有止息的。後來老安得想時候不早了，他就跑到窗口去看太陽，這是他知道時辰惟一的方法。只見西方有一塊大烏雲，將太陽遮得透不出一絲光線來，此外，還有幾片柔軟的雪花在空中飛舞。

「呀！就要下雪了，」老安得說，從窗戶處走回來，「你們現在就回去罷！免得媽媽擔心。」

以利克和以利沙急忙跑到窗口去看今年第一次下的雪。這時老安得將易加寶剛用膠黏好了的腿用線扎起來，輕輕的放在籃子裏。

「當心拿着她，」他說，「她還需要休養一些時候，等到膠水乾了後，纔能和從前一樣的動她。」

「啊！謝謝你，謝謝你，」以利沙見易加寶修好了，快樂得抱住老安得的頸項，懸在半空中。然後將織的東西擺在籃裏，穿上大衣，帶上帽子，又圍上紅白條子的圍巾，再帶上手套——這手套除大拇指外，其餘四指都不可分開的——於是就預備起程回家。

以利克這時已經穿好大衣，到外面去找貴得，但是到處找牠不着，他從東看到西，吹着口笛，呼着貴得，但是不見貴得出來。

「牠一定自己先回去了，」老安得說，「不然牠會來找你們的，牠



比你們還認得路哩！你們趕緊回去罷，再會，再會，下次再來玩啊！」

孩子們也回答說：「再會，真是謝謝你。」

老安得回答說：「黑斯加米。」意思是說：「問你們爸爸媽媽的安。」然後望着孩子們隱藏到幽暗的森林裏去。

## 七 迷失在森林中

當以利克和以利沙到森林裏時，好像走到一個黑房子裏，立刻有人將門關上了一般，與外面的亮光隔絕了。屹立着的松樹，好像比從前高大了許多。沒有瀑布的聲音，也沒有鳥叫的聲音。

他們順着路走，小心的跨過凸起的樹根和石頭，生怕跌一交時易加的腿又要跌斷了。雪片靜靜的飄下來，使得森林越顯得沉寂可怕。

『我希望這時烏鴉會一噓！噓！』的再叫，『以利沙說，『只要有  
一點聲音，這森林就不會陰沉得可怕了。』』

在這寂靜的當兒，她說話的聲音越發顯得響亮，她自己聽了都禁不住害怕起來。

「我覺得或許會遇見「三隻熊」所住的地方。」以利克說。

一片大白雪花落在以利沙鼻子上，「我覺得我們好像亨利彼尼跑去告訴國王，天將要掉下來似的。」她說着將鼻子上的雪花用手抹掉了，「我希望現在是在家裏就好了。」

「希望不會立刻變成事實的，」以利克說，「我們離家還遠着哩！」他們在林中彎曲的小路上很快的走，好一會兒彼此沒說一句話。後來起了微風，他們抬頭往上看，彷彿有一些看不見的手，將松樹推來推去的搖着。

樹枝中間發出來微弱的聲音，就好像所有的樹木在悲嘆着。後來雪越下越大了，雪花隨風在空中旋轉漫舞，不一會工夫，地上就鋪了一塊白毯子；除了矗立的大樹以外，一條路也看不見，於是他們就徬徨在大

雪中。

他們也不管所走的路是不是回家去的，只是鼓足了勇氣前行。

「讓我們回到老安得那裏再說罷！」後來以利克說，可是他們折回走了不多路，又不認識了，因為剛纔走過的脚印，又都被雪遮蓋得看不見了。

風越吹越猛，雪越下越大，兩個孩子盲目的往前疾走，希望能夠找到一處有特別記號的地方，知道自己是在那裏。

「我們只要一直往下山的路走，」以利克說，「我想一定可以到一個什麼地方的。」

「如果我們能夠回到瀑布的地方，」以利沙說，「我們只要隨着它走就得了。」

他們停了脚步靜聽，可是除了狂風的怒吼聲以及沙沙的雪花聲音以外什麼都聽不見。後來，森林裏面漸漸的黑下來了。冬天的日子本來是很短的，再加上是雪天，更是黑得快，使得孩子們越來越害怕。

「啊！我希望貴得還沒有回家去，」以利沙嗚咽着說，「牠一定認識回家的路。」

以利克也是這樣希望着，不過他沒有說出來，他只說：「不要哭，以利沙。」其實他自己心裏也有說不出的苦。

他們顛躓着前行，雪花落在他們摺着的圍巾裏面，遇熱融化了，於是覺得頸子裏面又冷又濕。天是黑得連路都認不清了。後來經過一棵倒下的大樹時，以利沙跌了一交，就翻了下去，她跌下去時將籃子舉得很高，因為怕易加寶再受傷，自然，這時走在她後面的以利克就倒在她





身上。

他們自己爬了起來，再將籃子拾起來，就坐在一根樹幹上，擠在一起，以利沙這時哭得很利害。以利克的臉上也有淚痕。我相信這時無論誰看了都會同情他們的。

「媽不知在怎樣想我們了，」以利沙哽咽着說，「她對我們說要在天黑以前回家的，我害怕，啊！我害怕極了。」

以利克很想用些話來安慰她。『有些獵人還在森林裏過夜哩！』他說，『他們一些也不怕，並且還有幸福得他還和山神同住過哩！』

當他說山神時，聲音說得很低，禁不住害怕起來，覺得在黑暗的後面，好像有一隻有毛的大手在抓他的頸項，以利沙也這樣覺得。

「是的，」以利沙說，「但是獵人有槍。辛福得是個英雄，並且他還有寶劍；我們是什麼東西都沒有，並且我又不是個英雄。啊！媽呀！媽呀！」

當她說「啊！媽呀！」的時候，聲音拉得很長，就好像有時貴得睡在門外月光下，忽然醒了，覺得寂寞似的叫聲。

正在這時，林裏有些怒嘯的聲音發出來，在那時候，聽起來可斷定是一隻狼。可憐無助的兩個孩子，在樹上呆坐了一會兒，正在這大危險要臨到的時候，以利克的勇氣被逼出來了。他立刻站起來，再將旁邊的以利沙也拉了起來。

『我有一個法子，』他說，『狼怕火比怕槍和劍還要利害，所以我們只要有火就好了。』

『但是我們不會生火。』以利沙說。

『不，或者我們可以想法子生，』以利克說，『爸說過只要把兩塊木頭互相摩擦，就會有火出來，有一次他帶我出去砍柴時，還做給我看過，把籃子放在這裏，快和我去找兩塊木頭罷，快！』

『但是這樣黑的天，我們怎麼能找得到呢？』以利沙說。

『無論如何，盡我們的力量找找看。』以利克說着，跳了下去，正跳在許多細枝子中間，於是就拾樹枝子預備生火。

這時遠處又有狼叫的聲音，好像比剛纔更近了些，接着又是可怕的寂靜，以利克就從細枝子中間跳出來。

『真是沒有辦法，以利沙！』他說，『每根木頭都濕透了，就是剛能夠冒出火星來，風和雪就立刻將它弄熄。』

『我們只要能找着小溪，順着它走就好了。』以利沙又這樣說，他倆就豎起耳朵來靜聽，有沒有水流的聲音，但只聽得風的怒號和沙沙的下雪聲——此外，可怕的狼叫聲音又聽見了。

『喂！來啊！』以利克不耐煩的說，『我們不能站在這裏過夜啊！拿起籃子走罷！』

以利沙拿起易加寶來，他們就往下山的路走，時刻留心着有沒有水流的聲音，這樣一顛一跛的走了一個多鐘頭，不但找不着路，連有陸地標記的地方都找不到。

後來風漸漸止息了一下，他們跨過了一堆亂石頭時，以利克忽然停

住了。「聽啊！」他說，「你聽見了嗎？」

以利沙聽了一會，「這不是水流聲嗎？啊！真的是水流聲！」她喜出望外的叫道。

他們循着聲音走去，知道自己是從一個深山谷邊上走下去。

「我知道我們現在是在那裏了，」以利克說，「我們是在瀑布上的山谷裏，如果我們能夠冒險經過這些岩石的話，就可以到那磨穀廠的地方了。」

以利沙聽見了怕得直發抖，「磨穀廠！」她喘息着說，「啊！以利克，就是在白天我們都怕經過的那裏，沒有別的路嗎？如果我們遇見了妖怪可怎麼辦？牠會蠱惑我們，把我們帶走，那我們就永遠不能回家了。」

她想着這些可怕的念頭時，嚇得從一塊岩石旁倒下去，幸虧以利克在旁邊拉住她。

「你知道，如果我們不經過磨穀廠，就永遠不能到那邊山路上，」他說，「現在也不能隨我們的意思願不願意，我們一定要過去，否則就是坐在這裏等狼來吃我們。」

以利沙沒話可說，舉起她沉重的兩隻腳往前走，慢慢的跨過石頭同被風吹倒在路上的樹木。水流的聲音越來越清晰，他們離瀑布的地方不遠了。後來到了一塊小空闊的地方，忽然間黑大的磨穀廠顯現在他們面前。

他們停了一下，預備壯一壯膽走過去，可是當他們站着的時候，聽見除了瀑布的聲音以外，在很遠的地方，有奇妙好聽而極微弱的聲音，聲音微細得又好像沒有聽見似的。

「山神！」以利沙怕極了叫着，「老安得告訴過我們這是仙人的音

樂，啊！以利克！我們怎麼辦呢？』就是在黑暗裏她也想逃走，可是她的脚却不讓她動一動。

不用說他們是害怕極了，這好聽的聲音會迷惑他們，帶他們到山神那裏去，把他們藏在地底下，永遠不得再回來。他們慢慢的在山谷邊走，真是危險極了，因為一不小心掉下去就會喪掉性命，可是比在那兒等死好得多。正在這時，比仙樂來得更可怕的狼叫聲又傳到他們耳朵裏，這次聽去竟在不遠的地方。

磨穀廠、山神、迷人的仙樂、以及其它一切妖魔鬼怪，遠不及狼叫聲來得可怕。於是孩子們趕快回身往磨穀廠跑。

門是虛掩着的，他們輕輕的一推，這古舊生鏽的門就發出軋軋的聲音，他們趕快跑了出去，隨手將門關上，兩人蹣縮着身子躲在門後。

## 八 孩子們到那裏去了



李斯特太太手裏拿了奶桶預備去擠奶，可是她停住了，伸長了頸子向森林裏張望着，這時貴得經過克里平農場的門向家裏跑來，她就輕輕的拍着牠。

「好貴得！」她說，「你比孩子們跑得快，是不是？現在我知道他們就要回來了。」她臉上滿現出快樂的樣子，因為沒有人和她說話，她就和狗談天。「你



跟我一道去餵雞餵豬罷！」她說，「孩子們不在我就要做這許多事情。」於是貴得意得樣子搖着尾巴跟到畜房裏。

好一會纔將兩頭牛的奶都擠過了，又作了些別的零星事情；天是十分黑了。當她提着奶桶走回到廚房裏時，抬頭向路上望着，希望在雪堆裏面能夠看見兩個小黑點子，但是一個都沒有。這時她有些驚慌，心跳得很利害，當她推廚房門時，她想孩子們或許已經在裏面，要使她驚奇一下，可是廚房裏又黑又空。

「以利克！以利沙！」她大聲叫着，但是沒有回音，她又跑出去，只見貴得蹲在門旁，牠鼻子裏發出些聲音來，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，牠叫着跑到前面路上，然後再回到李斯特太太身旁。

「他們在那裏？喂！他們在那裏？」李斯特太太問着，可是貴得不

會回答。

她趕快回到廚房裏，點了一盞蠟燭放在窗口，在外面雪地上就顯出一條雪白的路。她給阿米一些奶喝，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，總是留心着沒有什麼聲音，可是使她失望極了。後來，她又給貴得弄些東西吃，但是牠不吃，牠跑到李斯特先生那裏去，正當李斯特先生將羊趕進房裏。

「孩子們還沒有回來，天已經不早了，又下着雪，」她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貴得沒和他們一齊回來哩！」

「噢！」李斯特先生沉着的說，「不必擔心，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，貴得有四條腿，自然比他們早到家哩！」

「不，拉耳！我看牠的樣子好像有些特別，」她說，「他們在森林裏不知怎樣害怕哩？」

「我的太太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你不記得我已經告訴你幾次嗎？以利克和以利沙對這條路比你所想的熟悉得多了，他們就會回來的，我想你還是去預備晚飯的好，他們回來時一定是餓極了。」

李斯特太太嘆息着回到廚房裏，生了火，將鍋子擺上，燒了孩子們最喜歡吃的奶油鱈魚煎山芋。每隔幾分鐘她就跑到門口去張望一下，除了風吹松枝的聲音以外，聽不見其它的聲音，落下來的雪，像一條厚白毯子，將山下邨莊裏的亮光都遮住了。

後來李斯特先生進來了。「他們還沒有回來嗎？」他問，在門口踩去腳上的雪。當李斯特太太回說，「沒有」時，他就皺起了眉毛，可是仍舊說：「放心罷！等我們吃好了晚飯，他們就會到家了。」

他坐在飯桌旁邊，替李斯特太太坐位前也擺了一個盤子，可是她只

站在窗口，毫不注意他的樣子。『來啊！來吃飯呀！』李斯特先生說。

貴得這時撞了進來，大聲叫着，並且用爪抓門，李斯特太太趕快跑去開門，她想一定是孩子們回家來了，但是只見貴得，一看牠的樣子就知道定有什麼禍事發生了，牠抬頭望着李斯特太太，發出極悲傷的叫聲，忽然直向森林裏跑去，回頭望見李斯特太太還站在那裏，於是就大聲的狂叫起來。

『拉耳！看哪！』李斯特太太發急的叫道，『看貴得的樣子，一定遇到什麼危險，我要跟着牠去。』

『好！好！那麼我也跟你一起去。』李斯特先生說着從桌邊站了起來。

李斯特太太穿上她小羊皮的外套，拿了一條圍巾，立刻跑出去。李

斯特先生點了一盞提燈，又從火旁木釘上拿下了槍，也追了出去。

當貴得看見他們跟來時，就發出快樂的叫聲向前跑，不時回過頭來望望他們是否跟着牠。當他們進入到森林中時，斯特先生將燈提得很高，使道路照得清楚些。這時斯特太太大聲喊着，「以李克！以利沙！」但是只聽得自己的聲音回答着。

後來，在很遠的地方傳來了狼叫聲，貴得就發狂似的叫着回答。牠將尾巴豎了起來，跳過岩石及倒下的大樹，彷彿生了翅膀似的飛奔過去，在森林中牠的聲音聽來可怕極了。

斯特先生和斯特太太盡量跟着牠快跑。啊！他們心裏越焦急越覺得走的慢，如同在惡夢中行走般的。

× × × × ×

以利克和以利沙走進了磨穀廠，隨手將門關上了以後，他們的腿嚇得直發抖，站都站不住了。

在黑暗中他們的腿軟得一些力氣也沒有，就跌了下去，覺得地上鋪的是裸麥草。以利沙仍舊緊緊的拿着易加寶的籃子，嚇得連呼吸都不敢出聲，用圍巾把頭包起來，靜靜的睡在那裏。以利克坐了起來，用一隻手托着頭沉思。這時屋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。並且時刻可以聽到許多細碎的聲音夾雜在水流聲裏。一隻老鼠吱吱的叫着，隨着一陣急促輕微小脚步的跑聲在地上經過。

在黑暗裏以利克的勇氣又來了。「嘿！」他對以利沙說，「我不再害怕了，我想看看外面怎麼樣了？」

他的眼睛在黑暗裏看不見什麼東西，只見一線微弱的光亮從牆縫裏

透進來，他輕輕的走過去，從縫裏向外窺看，只見外面也照樣的黑，不過比屋裏稍微好些罷了。又看見在後園的雪地上有一團黑的東西，再有兩隻碧綠的眼睛向他望着。

這時以里克忘了一切山神、水妖、和仙樂，他只想，『哈！你在外邊，我在裏面真安穩，你不能碰我們。』在那時這思想給了他不少膽量。在黑暗裏他對狼擠鼻子做鬼臉，『哼！』從鼻孔裏發出很得意的聲音。我們不敢說狼知不知道這些，不過正在那時只見牠抬起頭來，鼻子朝天，張開血盆似的大嘴，狂叫一聲，在草堆上的以<sub>利沙</sub>聽見了，趕快用手掩住耳朵。這一聲叫又使得在路上的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都聽見了，貴得也發出狂叫的聲音回答着，好像森林都震動了。

以里克站在牆縫裏，聽不出是貴得的聲音，他以爲是一些別的狼在

叫着，可是他在這樣一個好避難所，是用不着怕的，於是滿不在意的叫着。

「來啊！來啊！你們都來啊！」他叫道，「你們不能碰我們，你們碰不着我們。」他的聲音使可憐的小以利沙聽見了，坐了起來，將手從耳朵上拿下來，她看不見以利克，只在黑暗中伸出兩隻手亂摸，她摸着以利克的腿，但以利克以為摸他腿的是山神，於是地上跳着大聲叫道：「走開！讓我一人在這裏。」

「是我，」以利沙的聲音在發抖，又拉着他的大衣，然後站了起來，靠在裂縫裏以利克的身旁。這時森林裏狼和狗混雜的叫聲，就是在地下的山神聽見了也會害怕的。

這些可怕的聲音過去以後，森林裏又顯得非常寂靜，狼豎起了耳



朵，頭轉到路的那方，細聽了一會，牠嗅不出是貴得的氣味，因為風是從牠那裏吹向狗的地方去，所以貴得一聞就知道了，牠不再無謂的叫了，好像爪上穿了天鵝絨鞋子似的輕輕的走了過來。忽然間牠從陰影裏出現了，咬緊着牙根直向狼跳過來。

孩子們站在裂縫裏，嚇得呼吸都停止了，只見一大團漆黑的東西，在雪地上滾來滾去，又聽見牠們可怕的喊叫聲。正是狼和狗在惡鬪。

他們不知道是貴得來救他們，以為是兩隻狼在打架，這真是不容易分別勝負，狼是兇惡善戰，狗雖然不及狼來得力氣大，可是牠比較聰明，況且這次是為牠的小主人而戰。牠心裏想：就是被敵人咬成一塊一塊的，也不把牠放走。牠們在雪中滾來又滾去，一會兒狼在上邊，一會兒又是狗在上邊。

後來孩子們看見很遠的路上，雪地中有隱約的燈光出現，漸漸的近了，他們趕緊退到黑暗的地方去。一定是山神，要引誘他們永遠離開家鄉。於是緊緊的摟抱在一起，後來他們聽到貴得勝利的叫聲，這時牠已將狼打死在地上，同時，黑暗中又傳來了他們最喜歡聽的聲音，呼着他們的名字。

「爸！媽！」孩子們同聲驚叫道，立刻將門打開，跳到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的懷裏抱着。

## 九 帶着狼皮回家

孩子們在他們媽媽手臂中擁抱了好一會，李斯特先生手裏提着燈站在一旁，沒說一句話，只有「嘿！哼！」的聲音從他鼻孔裏發出來，意思是說太過份了。

但是你們一定會想到貴得，牠雖然受了傷，還在他們四週繞圈子跑着，快樂的叫着，牠跳到孩子們的身上，用前爪擺在他們肩上，並且伸出舌頭舔他們，然後回到死狼的地方發出驕傲的勝利的吠聲，使得樹林裏的野獸聽見了都趕快躲藏起來。

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以及孩子們，止住了自己這過份的快樂。貴得跳着，叫着，盡量搖牠的尾巴給人看。他們就輕輕的拍牠的身體，

直等到牠覺得滿意。

「牠的傷一定不很重，不然牠不會這樣高興的。」李斯特先生說，爲要證實他的話，他小心的捏着燈察視貴得的傷口，「牠的耳朵上被抓出血來了，」他說，「可是不要緊的，慢慢的它自己會好的，隨它去罷！」當大家都靜下來時，李斯特先生拿着燈，到死狼躺的地方，跪在旁邊。

「這是一張很好的皮，」他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可以做一塊暖和的毯子，放在孩子們牀前地板上。」

他將燈遞給她，「拿着燈，」他說，然後從腰帶上拿出一把很快的刀。李斯特太太使燈光正照在狼身上，他很熟練的將狼皮取下來。以利克睜大着眼，看他怎樣做法，以利沙躲在她母親身後不願看見這事。

「看！」李斯特先生割完了以後說，「我們趕快回家去吃飯罷！大家一定很餓了；不過，再等一等。」他拿過燈來向四週照着找什麼東西似的。後來在地上找着了一根長樹枝，他將上面的葉子和小枝子都削去，然後將狼皮擺在上面。

「拿着那一頭，」他對以里克說，「媽！你拿着燈。」他取下剛纔掛在樹上的槍放在肩上。

「現在預備好了，開步走！」這一小隊就開始往下山的路走，貴得跳到前面去領路，中間是李斯特先生和以里克抬着狼皮，以利沙拿着易加寶的籃子在後面，最後是李斯特太太提着燈，她拿得很低，使大家看清楚所走的路，燈光照得很遠，他們的腿子長而奇怪的影子照在雪地上，也隨着匍匐地前行。以利沙看見了直發抖，她以為它們是許多黑大

的山神，在雪地裏跳舞，於是緊緊的拉着她母親的手。

半點鐘的工夫，他們纔將路走完了，有些光線從樹林裏透出來，孩子們真是高興——因為他們知道那是自己家的窗戶裏射出來的光。

李斯特太太和以利沙到廚房裏去生火預備晚飯，李斯特先生和以利克就到畜房裏將狼皮釘在牆上。貴得也跟到廚房裏。開門的聲音將熟睡在火爐旁的阿米驚醒了，牠張開了眼睛，打了個呵欠，兩條腿向前伸了個懶腰——然後看到了貴得。

「又是那條狗！」牠對自己說，「牠總是鬧亂子的。」當貴得走近牠那安適的地方時，牠的耳朵向後豎了起來，背也拱了起來，又將尾巴翹了起來。但是貴得只輕輕叫了一聲，然後走向火爐旁邊，這一來嚇得阿米趕緊躲到紡織機底下藏起來。貴得又發出了一聲滿足的嘆息，然後

舒服的躺在阿米剛纔睡過的地方，舔牠耳朵上的傷口。

天已很晚，李斯特一家還坐在火爐旁邊，因為以利克和以利沙喋喋不休的述說他們所經過的一切：在老安得家裏的情形，回來路上聽見了的仙樂，和磨穀廠中有鬼出現……當他們說到仙樂時，李斯特先生從嘴裏將烟斗抽了出來說：「哈！那是老安得在拉他的小提琴。」

「但是 爸！」以利克說，「一定不是的，老安得的家離那裏真遠得很呢！」

「就算是罷！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這條路上有烏鴉飛過的，是不是？你們要翻過那危險的山谷纔能到平地上，我知道，因為那條路是我找出來的。」

「啊！」以利克叫着，好像他冒險的事業被人搶去了似的。可是他

也很滿足，因為到底是勝過了危難，來到安全的家裏。

「拉耳！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自然你說那音樂是老安得拉提琴，不錯，但是他們說是在磨穀廠的四週，那不是山神……」

「不！嘿！」李斯特先生打斷着她的話說，「一切的事情都是『別人說的』，但是仔細想想看，我從沒聽說過有人被山神所害，也從來沒有人看見過山神是什麼樣子，我說他們膽小，現在他們要說你膽小了。你不記得孩子們所怕的磨穀廠嗎？可是他們在那裏面躲過了狼的危險。」

李斯特太太嘆息着。「無論如何，」她說，「我覺得若是可能的話，還是躲開這些地方好。」

「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去怕牠們。」李斯特先生說，他將烟斗裏的灰敲了出來，然後跑去開鐘。



## 十 獵狼

當以利克和以利沙第二天早上醒來時，時計已指着八點鐘。李斯特太太已將早上的工作做完，這時正在預備第二次的早飯。李斯特先生在雪地裏掃開了一條路通到畜房裏，貴得緊跟在他的腳邊。

當李斯特太太看見孩子們在翻身蠕動着，就跑到牀邊。「早啊！以利克，早啊！以利沙，」她說，「我要你們多多睡一會兒，因為昨天你們太累了，而且又睡得很遲。現在你們既然醒了，那麼，就快起來罷！早飯已經預備好了。」

以利克突然跳起來，跑到窗戶底下。

「好啊！」他說，「雪下得這樣大，我們可以滑雪了。」

以利沙聽見了也連忙滾下牀來，不到五分鐘工夫，他們都將衣服穿好了，立刻要把滑雪屐拿出來，但是李斯特太太說：『早飯已經預備好了，要吃了後再去，你們去叫爸來罷！』

或者李斯特先生也覺得餓了，因為正在這時，他已經站在門口，將長鞋子上的雪踩下去。於是全家人就坐在桌子旁邊吃早飯。

『這種天氣滑雪最好了，』李斯特先生一邊說一邊盛粥，『我還要再到那路上去一趟，昨晚貴得殺死的是一隻母狼，一定還有一隻公狼在林裏，我要想法子把牠也捉來，今天早上還有新鮮的足跡在羊棚外邊哩！』

『真的嗎？』李斯特太太驚奇的說，『我以為林裏的狼都沒有了，這樣看來，一定還有許多哩！』

『如果我們仔細去找一下，一定還有許多在裏面，』李斯特先生說，

『據說是一個很難渡過的冬天，纔這麼早就有狼跑出來。』

李斯特太太嘆息着。『我希望牠們不要再來吃我們的羊，』她說，『不然，我們從什麼地方可以得着織襪子和織衣服的毛呢？』

『對了，怎麼辦？』李斯特先生說，『我們不殺死狼，牠們就要吃我們的羊，這是很簡單的事。』

以里克和以利沙的眼睛都張得很大的靜聽着，想到森林裏有狼就十分害怕，更可怕的就是還有狼跑到他們家的院子裏來。

以利沙嚇的發抖。以里克說：『啊！爸！如果你出去打獵的話，讓我和你一起去罷，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哩！』

李斯特先生奇怪的望着以里克：『你真的不怕再經過那磨穀廠嗎？』他問。以里克眨眨眼睛，『今天那裏有許多山神、妖怪、和昨晚一樣，

「我可不願把你帶到那裏去嚇死了。」

以利克稍微有些害怕。「爸！如果有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什麼都不怕了，」他說，「現在還是白天，並且你又有槍，我希望我也有槍、劍或別的武器，就好了。」

「那麼，好，孩子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吃完你的粥，拿出滑雪屐，當心，不要吃得太快噎着了。」

不知道以利克到底有沒有噎着，不過他只用了五分鐘的工夫，就將碗裏的粥吞完了，他從桌子旁跳下來，極忙的說完，「塔加福米頓。」又急忙對他的父親和母親鞠了躬。

這些做完了，他就從火旁木釘上拿下昨晚在那裏烘的大衣，帽子和手套，穿帶好了，就到倉房裏去拿滑雪屐。以利沙也披了一塊圍巾，跟了出

去，看外面雪地上狼的足跡。真的有很清楚的，好像印在上面的足跡。

「我奇怪牠怎麼敢出來的？」以利沙說。

「或者牠看見門上的狼皮，」以利克說，「以利沙，你願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去？」

「不！」以利沙說，「我不，我要和媽在家裏。」

他們回到房裏時，李斯特先生已經穿好滑雪屐，肩上荷着槍在等他，以利克也立刻繫好他的滑雪屐，於是轉瞬間兩人就滑到樹林中看不見了。

雖然貴得受了傷，也不能阻擋牠不和他們同去，牠看見李斯特先生拿槍的時候，就跳起來繞着圈子大聲的叫喊。

雪足有一尺來深，要想在上面走過去，可真是件難事，可是他們借

着滑雪屐的力量，在雪上行走，是再容易不過了，並且快得好像生了翅膀似的。光亮的晨曦中，他們順着小溪滑過去。暖和的日光從樹枝中間透進一縷一縷的金絲。以利克覺得真不能和昨晚在黑暗的地方害怕的情形相比。他大聲的叫喊，並且甩動着兩手，他毫不覺得懼怕，且覺得自己非常強壯。

貴得跑在他們前面，一路上嗅來嗅去，無緣無故的大聲叫着。後來牠跑了回來，似乎使空氣十分緊張的樣子，好像告訴他們，牠發現了前面有什麼危險似的，要他們稱讚牠。

李斯特先生和以利克繼續前進，他們迅速的大步跨過雪地，來到老磨穀廠的地方，這裏貴得記起了是牠昨晚的戰場，就用鼻子嗅着，用爪抓雪。正在這時以利克鞋上的皮條滑下來了，於是他就停下來將它繫

好。

「我想狼的洞一定離這裏不遠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在溪邊有許多岩石洞可做牠們的巢穴，你在這裏繫滑雪屐，我到四下裏去看看，有沒有新鮮的足跡，一會兒我就回來了，然後再上山去。」

他對貴得吹着口笛，剩下以利克獨個兒在老磨穀廠旁邊，滑進樹林裏去了。

這或者是李斯特先生的計畫，剩下以利克一人在那裏，要他證明不害怕，和再不是膽小的人。無論如何，當他和貴得都看不見了時，以利克呆呆的站在那裏，望着老磨穀廠，然後鼓足了所有的勇氣，耳朵仔細聽着，直向老磨穀廠的門走進去。

他還將門開開了，先向裏面望了望，雖然這時他的心跳動得很利

害，上下的牙齒也不住的打戰。他當真的將滑雪屐脫了下來，走了進去，將門關上。

一件意外的事也沒有遇着，一堆草正如昨夜般的放在那裏，一個大裂隙是他們昨晚看打架的地方。他再從那裏向外看了看，好像有一種魔力附在上面似的，樹林中沒有一件動的東西。他真想大聲的叫，「爸！爸！」可是他沒有那樣做。

「哈！」他大聲對自己說，「我不怕，這是個好磨穀廠啊！」他自己的聲音到把他嚇怔了。他又跑出來，走到茅屋後邊，用手探下去，他想這或許就是山神住的地方。

他的膽子越來越大了，當李斯特先生回來的時候，看見磨穀廠的門開着，他就坐在那裏繫滑雪屐上的帶子，他那副自然的樣子就好像在自



己家門口一樣。李斯特先生看見了，微笑着，沒說什麼，這微笑以利克沒有觀察到。

「四週都沒有狼的足跡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除了兔子脚印以外，沒有別的東西。如果你的鞋帶繫好了，我們就走罷！」然後對狗吹了聲口笛，就滑到磨穀廠後面去，以利克緊跟在後面。

## 十一 打獵的經過

山谷裏有許多大石頭，和一些被風吹倒的大樹，他們穿着滑雪屐不能過去。於是只好回到磨穀廠，將滑雪屐脫下來放在草堆上，然後走出去。用腳走路可真慢，因為雪很深，也不知道底下踏着的是什麼東西。一會兒走在石頭上，等一會兒說不定就會掉到洞裏去；他們小心的顛簸的前進，後來在很遠的地方聽見貴得的叫聲。

他們看見牠豎起了耳朵，站在兩塊岩石中間，鼻子朝向天，大聲叫着，忽然又退後一些，好像有什麼東西會跑出來害牠似的。

「牠找着了，牠找着了！」以利克屏着氣說。

他立刻就跑，跳過了一塊冰石，往雪地裏面走。

『慢一點！以利克！慢一點！』李斯特先生說，『小心，恐怕是狼穴，或者狼在家裏，還是叫貴得去找出來罷。』

他將槍舉在前面，準備臨急時用，然後小心的向斜上去的地方走。雖然地上是雪，可是看不出新鮮的足跡，只有一條小路是到岩石中間去的，貴得豎起了尾巴仍舊站在那裏，牠發出驚奇的叫聲，這時看不見什麼，只聽得一些悲慘的聲音，不知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。

『怎麼？』李斯特先生說，『我真不懂，什麼事使貴得這樣苦惱？』後來貴得忽然下到罅隙裏去，看不見了。

李斯特先生慢慢的爬近裂縫，以利克跟在後邊。後來到了兩塊岩石當中。

『我先走，』李斯特先生說，於是他在裂縫邊上，找了一處牢固的

地方握住了，將身子傾向向前，望着下面的洞。

後來以利克也十分驚奇，他看見父親現出奇怪的樣子微笑着，後來就稍躲過一些，幫助以利克能看到。

「看那裏，」他輕輕的說，於是以利克爬在地上，向着裂縫下窺看。

他看見了，原來在下面洞裏，貴得正對着一隻小狼表示親熱。這隻小狼看上去非常軟弱而且飢餓的樣子。牠用鼻子嗅貴得的毛，並且要和牠玩耍似的。



「啊！我從來沒見過，」李斯特先生輕輕的說，「這小討飯的，起初一定以為是牠的母親回來了，所以一點都不怕，自然，貴得本來有狼的血統，可是我從來沒看出牠們是這樣相像的。」

貴得忙着和小狼玩耍，毫不注意李斯特先生和以利克在看牠們，他們看了一會。

後來以利克說：「啊！爸！我們把牠帶回家去罷！牠是這樣小，我真不忍心將牠殺了。」

李斯特先生將毛絨帽子脫下來，搔搔頭，好像很爲難的樣子。

「好，真的，我也不願殺害任何一隻小動物，就是一隻小狼也不願意。」  
「我們養牠，好嗎？」以利克懇求着說。

「孩子，狼到底是狼，如果我們現在不結果了牠的性命，牠長大了

以後，就和別的狼一樣要吃羊的，這真是呆子做的事。」

他舉起槍來，但是恐怕把貴得也打死了，於是又縮了回來。

「這小乞丐一定很餓了，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我們昨晚打死的一定就是牠的母親。」

以利克見他父親心軟下來，就利用這個機會。「爸！」他請求着說，「它是這樣小，我想我們可以養牠的，讓我來看護牠好了，媽和以利沙也一定喜歡牠的。」

李斯特先生笑了一下。「孩子，我到不在乎那些，不過你怎樣將牠帶回家呢？」

「我知道，爸！」以利克叫着，「我去拿牠，讓我下去，用羊皮外套將牠包好了拿出來。」

李斯特先生微笑着。「不害怕嗎？」他問，「如果小狼的父親回來  
了怎麼辦？狼的父親也和狼的母親是一樣的，牠們共同照管小狼。」

「可是牠一夜工夫都沒有在這裏，」以利克辯護着說，「並且你還  
帶着槍，爸！我不怕。」

「哈！」李斯特先生說，「你只怕看不見的東西，是不是？」

這時以利克已經從石縫中溜下去了。他將羊皮外套脫下來拿在手  
裏，然後兩手擺在地上爬了進去。當小狼正滾過來的時候，他就將外套  
蓋上去，再用袖子打緊了結，使牠不能夠動。

小狼雖然掙扎着，可是沒有用，因為以利克包得很好。以利克跪着  
爬了出來，先將活的包裹遞給上面的李斯特先生。牠用力想要跳動，但  
是不可能，於是這小動物立刻明白，想逃脫是沒有用的。他們起程回

家，牠就安靜的睡在李斯特先生的手臂裏。

「如果你能拿槍，我就來拿這小獸。」李斯特先生說。

以利克喜歡得說不出話來。能夠拿槍，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大人的樣子。他們立刻越過山谷，貴得跑在前面，也興奮的叫着。

當他們到了老磨穀廠裏，穿上滑雪屐，李斯特先生因拿着小狼，怕牠逃脫。所以以利克就先給他父親穿上，然後自己再穿。於是下山回家。



## 十一 養小狼

當李斯特先生和以利克走進到廚房裏，李斯特太太看見他手中拿着一隻活的小狼，驚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並且不相信她自己的眼睛。

『小狼不該在這時出現的，』她說，『牠們要到春天和別的小動物一齊出來的。』

當以利沙一聽見狼時，她趕快跑到小屋裏去躲着，將門關上，可是母親驚訝的說話聲音她依然還聽得到。

『好，拉耳！不說別的，』李斯特太太說道，『你在樹林裏找到一隻小狼，也不是件大不了的事，爲什麼還要把牠帶回來呢？那些狼在外面偷吃我們的羊，還不算數，還要將牠們帶到家裏來吃羊？』

李斯特先生想不出一句話來辯白，他手裏拿着小狼站在那裏，很難爲情的樣子微笑着。

「好，」他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那麼，你就殺了牠罷，我可不能，這小東西是這樣的軟弱而又好玩，我知道牠是無罪的。」

「無罪！我可不這樣想，」李斯特太太說，「拉耳！你是軟心腸的人，這就是你的毛病。在這時候對一隻小狼，我到不覺得軟心腸比硬心腸好——讓我看牠。」

李斯特先生將大衣稍微解開些，一個小黑鼻子和兩隻小眼睛顯露出來了，小狼直在他手中跳動。

「有些人當牠們是好玩的東西，」他說，「我知道，只要不餓牠肉吃，牠就會長得很馴服的。」

『嘿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但是她却拿了奶來餵牠，『讓我拿着。』她說。李斯特先生就將手腕中蹠伏着的東西遞在她手中。

要拿着小狼，再餵牠東西吃，真不是件容易做的事，但是李斯特太太做來很得法。她先拿了塊手帕，沾溼了奶放在小鼻子底下。小狼聞了一下，就吮吸手帕，牠恬靜的躺在她手腕中。不久，就可以用一個小匙子將牛奶倒在牠嘴裏去。

以利沙將小屋的門開了一條縫，膽小的向外窺着，當她看見她的父親、母親、以利克和貴得都在注意着小狼，她也輕輕的走進來加入他們。

小狼吃飽了以後，李斯特太太就解開大衣，輕輕的放牠在地板上。

『好，』李斯特先生說，『你現在還要再殺牠嗎？』

這黑鼻子的小狼，想找一個地方躲起來，李斯特太太望着牠說，「我想我的心也要軟化了，在倉房外面有一個小桶，牠可以睡在裏面。」

李斯特先生笑了，他拿起這小東西，以利克和貴得也跟着到倉房裏去，給牠預備新的住處。以利克將桶翻過來，然後又放了些乾草在這盛樹葉的桶裏，做成一張柔軟的牀，然後把小東西放進去。再回到廚房裏，吃李斯特太太和以利沙給他們預備好的午飯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？」李斯特先生坐在桌旁說，「我知道貴得很寂寞，牠跟貓又不和睦，又沒有同伴來和牠玩。狼和狗本來是一家，所以牠對這小同伴彷彿很親近。現在牠躺在桶外邊，好像保護牠似的。」

「我們給小狼起個什麼名字？」以利克問。

「我們就叫它奧芬罷！」李斯特太太說。從那時起，他們就叫小狼

奧芬，意思就是孤兒。

真奇怪，奧芬在牠的新家裏立刻就變得很有用了。牠和貴得做了好朋友，無論是吃、睡、玩、都在一起，貴得教牠怎樣在碟子裏舐奶吃，也教牠離開雞棚和羊圈。有一天牠去咬豬的脚跟時，豬又給了牠些利害。幾星期後，奧芬就在房子四週跑來跑去，好像普通的狗一樣。就是以利沙也不怕牠了，並且漸漸的還有些喜歡牠。實際上每個人都喜歡奧芬——除了阿米，牠不趕怎樣欺負牠，只在有時奧芬走近牠時，就抓牠的鼻子。我告訴你，這並不希奇，爲什麼阿米不喜歡奧芬，因爲貴得教給奧芬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阿米的脚跟狂叫，直趕得牠爬到樹上不敢下來。可憐的阿米要有人幫助牠纔能下來——當樹下貴得利奧芬伸出了舌頭，得意的望着牠時。

冬季裏，白晝是越來越短，黑夜是越過越長。不知不覺中，孩子們知道又到了聖誕節。

我希望能多多告訴你們，怎樣以利克和以利沙幫助打掃房子；他們怎樣擺一捆穀子給小鳥們在聖誕節時來吃；我還喜歡告訴你們，在聖誕節的早上，天上還佈滿着星時，他們駕着雪橇，經過冰湖到禮拜堂去；我也願告訴你們，他們經過的路上，松樹枝裏都有亮光發出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們駕着雪橇和老貴得賽跑，因為他們相信，那一個農人能從禮拜堂第一個回到家裏的，那麼，這個農人來年就會有最好的收成。

我也願意告訴你們，他們聖誕節晚宴的情形，桌上擺滿了好吃的東西。他們不將吃剩的東西收起來，預備給山神和仙人過聖誕夜。

還有些別的事可以告訴你們：那就是有些日子天老是下着大雪，這

農夫房子的屋檐都被埋在雪裏了，外面望過去，沒有人能看出是窗戶。第二天，以利克和他的父親就須從家門口掘一條地道，通到畜房裏去餵牲口。後來的日子，他們就好像囚犯一般的躲在家裏，也不能出去滑雪，因為有滑到很深地方去的危險，會滑到那些永遠出不來的地方去。

後來還有些日子，以利克和以利沙每天滑着雪，到好幾里路遠的地方去上學。因為路很遠，所以天微亮時就起身，差不多天黑時纔回來。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，就是他們每次經過的路程中，有一個地方，人都說那裏常常有山神出沒的。

他們一天比一天勇敢，直等到後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害怕，就是一個人去也不害怕。有一天，以利克告訴以利沙說他不相信有山神。以利沙求他不要說這樣的話，因為如果有的話，給他聽見了，一定要傷

害他的。

這時奧芬也漸漸的長大了，牠能夠幫助貴得看家。每天早上牠倆一同從畜房裏跑出來，就去抓廚房的門，要早飯吃。可是在一個春天的早晨，遇着件不幸的事，就是貴得獨自去抓廚房的門，以利克和以利沙到處找，也找不到奧芬。

後來他們看見有一些狼的足跡從羊圈走向林中去，於是知道奧芬一定是到林中去找牠的同伴。牠是永遠不會再回來了。

這件事使每個人都很難過，尤其是貴得最傷心，失掉了好朋友，牠憂鬱了好幾天，飯也不吃。

還有，在一個初春的早上，以利克和以利沙在屋頂上玩耍時，忽然聽得些吱吱的尖叫聲，從草堆裏發出來，起先他們有些害怕，以利沙立



刻想從梯子逃下去，但是以利克說不要怕，如果想做英雄的話，那麼，越害怕的事情就越要去做。所以他就跑到有吱吱聲音發出來的黑暗的屋角裏，你們猜，他看見什麼了？

在草堆裏，蹣伏在阿米身旁有兩隻小貓。『一隻是你的，一隻是我的。』以利克大聲對以利沙說，她也爬過來看。

孩子們有了小貓，真是開心；貴得因為仍舊追念奧芬的緣故，也不怎樣欺負牠們。

但是，如果我將所有關於這農夫一家在冬天所經過的事，都告訴你們的話，那麼，再有兩本比這還厚的書也寫不完，所以我要跳過好些。

不過我還要告訴你們一點，關於雪融化了以後的情形，那時雁鳥都飛到北方去。花草盛開在田野各處，夏日來到了挪威。

## 十三 山上的牧場

一個初夏光明的早晨，以利克和以利沙坐在廚房門檻上，日光照着他們正在吃燕麥餅和喝酪乳。小鳥在枝頭歌唱，鴿子在倉房頂上低語，燕子從倉房窗戶牠們的巢裏飛出來。

老母雞望着碧綠的草，彼此也格格地談天；老公雞拍着牠的翅膀，發出又高又長的叫聲，使得山谷裏面的公雞都發狂似的，『喔喔喔！』叫着。

貴得在太陽光底下，睡在孩子們腳旁，不斷的趕在牠四週嗡嗡叫的蒼蠅。

這時，李斯特先生和李斯特太太談着天，正從倉房裏走出來。

孩子們聽見他們的爸爸說：『你把一切的東西都預備好了；我們最好今天就動身，我已經耕好了地，可以離開啦！像這樣好天氣，以後恐怕不容易再有了。』

李斯特太太望着四週安逸的景況。

『拉耳！我真恨離開家！只剩你一個人在這裏，好像老安得似的要自己料理一切的事情。』她說。

『哈！嘿！』李斯特先生回答說，『不要擔心，我一人在這裏很好的。牛和羊必須帶到上面牧場上去牧養些時。因為冬天來到了，我們須要牛油乳酪，並且還要羊毛給你織東西。』

孩子們等他們母親的回答，當聽見她說，『那麼，好罷！一點鐘以內我們就能預備好了。』於是大家立刻跑進屋裏，每人將需用的東西包

在一個包袱裏。

他們知道在夏天將到時，就要和媽媽到山上小房子裏去，也帶着貴得同去，在那裏要過一些很長的日子，放牧牲畜和羊羣。他們也記得，每星期六爸就會到牧場上來看他們，並且還帶給他們一切需要的東西。

那裏的生活雖然很寂寞單調，但是他們十分喜歡。尤其開心的是經過山谷的這段旅程，然後——山上小房子裏渡過炎夏的日子。

『啊！好啊！好啊！』以利沙唱着，『我們要到山上去！我們要到山上去！』

她跳着唱着到雞棚裏去，對雞和豬說『再會』；他們不能帶阿米和小貓同去，所以也要對牠們說『再會』。

當她在倉房頂上時，李斯特太太就將衣服和毯子預備好了，並且還

帶着要吃的食物。李斯特先生就將一大籃麵包繫在貴得背上，再將麻繩頭絡套在毛荳及銀角頭上。

最後，貴得站在門旁，東西也都已經裝好在柳條箱內，他們就預備起程。

『把羊剩在這裏，下禮拜帶去罷，』李斯特先生牽出兩條牛說道，『今天我只能管理這些。』

『好了，我們走罷！』李斯特太太說，於是他們向着險峻的山路進行，貴得在前面快樂的跳着領路。

這是個奇異有趣的旅行，先經過瀑布，再跨過小橋，然後是幾里上山的路，就到了山谷的另一邊，一路上但見美麗的山脈蜿蜒着。

過了很長的時間纔到了目的地，他們立刻將屋子打掃乾淨，整理起

來，佈置得好像戲院般的美麗，成爲一個歇夏的處所。

但是雖然我不能將他們所經過的一切事情，完全告訴你們，因爲假使那樣做，這本書就要寫不完了。我只告訴你們一件事，就是在一個夏天的早上，以利克和以利沙帶着羊羣到山上去吃草時所遇見的事。

那天他們把羊趕到離森林很近的地方去吃草，以利沙帶着易加寶和織的東西，是預備在空暇無聊時做的。以利克就帶着他的小刀。他們又帶着麵包和乳酪在籃子裏當午飯吃。天氣非常炎熱，他們走了很多路以後，就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。然後以利沙就拿出毛絨來織襪子。

以利克和往常一樣在削一根木頭。貴得就躺在他們旁邊。

空中沒有一點聲音，除了羊頸上叮噹的小鈴响，啾啾的小羊叫聲和母羊的回答聲音以外，間或有幾隻烏鴉飛過到樹林裏去發出難聽的叫聲。

沉靜得使貴得都打起瞌睡來，忽然間羊頸上的鈴聲亂搖起來了，急促的羊羣往小屋亂跑。

貴得立刻跳了起來，以利克和以利沙也跳起來，只見在森林邊上有一隻狼向他們望着。

貴得發出挑戰的聲音，跑到森林旁的曠地上去，他們看見狗和狼相遇，害怕的了不得，期待着一場猛烈的惡戰。但是後來他們驚住了，貴得備戰的喊聲變爲歡迎的叫聲，他們看見狗和狼都停住了，彼此嗅了一下，好像極要好的朋友似的，就在草地上滾來滾去玩耍。

『奧芬！正是奧芬！』以利克說着，就跑過去叫牠的名字。但是奧芬却站在那裏呆了一下，望着他們又走向前幾步，然後回轉頭跑向森林中去找牠的同伴，剩下貴得和孩子們驚奇的憂傷的望着牠。

從那天以後，他們每天留心着，可是以後沒有再見到牠。

孩子們回家後，將這事告訴李斯特太太，她嘆息着。『正如我早先所說的，』她說，『狼倒底是狼，教化牠不過只能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馴服，不久牠的野性是要復發的。』

自然囉！那天晚上他們會感覺得一些寂寞，他們將牛奶擠過了，羊也都趕到欄裏。李斯特太太帶着孩子們到險峻的山邊上，凝視着山谷那面的一所小茅屋。

空氣非常沉靜而又清潔，從地平線將落下去的太陽光，照在克里坪農場茅屋的窗戶上，在寂寞的看望人眼中好像是一座燈塔。

『看見了！我看見了！』以利沙叫着，『我看見我們的家了。』

同時李斯特太太說，『我又看見有一縷煙從煙囪裏冒出來，一定是



爸在燒他的晚飯。』

然後以利克跑到小屋裏拿出了洛耳——一隻差不多和他人一樣長的號角——李斯特太太就拿來擺在嘴裏，吹出又長又好聽的聲音，使全山谷中都起了悅耳的回音。

立刻，在山的那邊有一面小白旗子在搖動，他們知道那是爸在聽到號角聲以後，對他們說『晚安』的表示。

他們站在那裏，彼此來回發着信號，直到天漸漸暗下來，太陽沉到海裏去了。然後李斯特太太向山谷裏吹着路得的讚美詩：

『上主是我堅固保障——』

——完——

挪威的雙生子

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

(雙生子叢書)

挪威的雙生子

每冊國幣五角五分

(郵費另加)

原著者 濮景士

繙譯者 趙蘊華

出版者 廣學會  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發行所 廣明發行所  
雲南昆明北門街七十八號

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

▲▲版權所有▼▼

Twins Series

THE NORWEGIAN TWINS

by

Lucy Fitch Perkins

translated by

Chao Yün-hua

Price: 55 Cents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40

Kunming Depot: 78 Pei Men Kai, Kunming, Yunnan

# 87  
341364

31156



Cat. No.  
20823.2